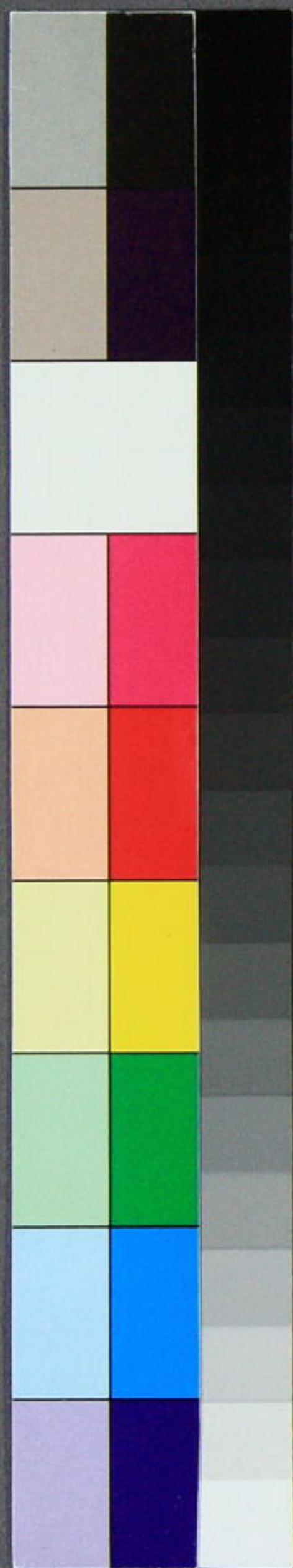


錦石集

四

卷五

~ 16
2331
4



和
2931
卷分一

錦石集卷之七目錄



書

答族兄美仲

趾源〇二

答三從姪士受

宗福〇三

與金仲寬

在淳〇四

與俞

成

漢雋〇五

與金敬修

思泰

與魚景國

用賓〇二

與邊鎮邦

錦石集卷之七

目錄

道學名節爲世大賢見嫉羣小卒擯斥以歿所以報施善人宜在其後愈遠愈昌至今繁衍而燁赫卽天理然也恐不可歸重於堪輿之不誣若如所教則山雄谷邃岡麓盤紆者豈獨我家紅流之洞耶墓田事賴執事主使香火得以永奉爲先之誠慮後之圖實所欽歎宗中會議此固聞命齋洞判府何不直書以報耶第宗中事則有司存雖位尊者不當爲之先焉判府必無別般商量須更作書於正言三從兄使之發文如何如何節日草執事手自成送然終方可以該且備且宗人齊進甚未易以所送節日謄書

於發文中輪示受銜則無齊會之難而自當成完文以是刻揭其於遵守之道永無所損此與會議而成節目一也而事簡成速反復勝也更爲入思如何不備

答族兄美仲

祧埋事由口所示益聞所不聞繼而奉讀記文李侯事固已感歎而如非執事之致力則又孰能先後而卒有所成哉先生道學名節之所以炳耀千古者益有所闡颺狀德得體紀事無闕尤可見執事之誠意禮曰論撰先祖之德善功烈惟賢者能之執事庶幾

有焉竊不勝欽仰抑嘗有慨然於心者今人於人家先德多所茫昧雖時之近而猶且不明况世代之已遠而事蹟之寢晦者乎其知我家有潘陽二先生遺稿者亦鮮矣徒見雲仍大繁珪組相望指而語曰此巨閥也華族也實則不知有所本而然今於是記之出而後生有徵焉則執事之文卽一國乘之重修家狀之追補其所以發揮先德豈不偉哉且形局以下議論亦好因其地靈之美而歸諸天理之正蓋實語也地靈天理之所湊泊所謂吉慶福祿彌久而彌長則其於修先生墓不患無人安知幾十年後又有如

執事如李侯者不出而經紀之如今所爲也然則族系漸疎事有因循抑有不必憂者存雖然吾輩未死之前所以相與加勉者不在於此則抑後承于何而觀感焉

答三從姪士受

宗福

惠翰今年初有得之若青鳥之信無乃仙緣復通耶仍審峽縣麥秋政况佳勝爲之神逞仙吏終不若閒氓歲儉民貧舊送新迎擾惱亦且無已時何以則使吾士受無憂於一盂飯而浩然賦歸老叔姪得以同里巷杖屨旬日相還往以娛殘年耶方與家兄對

坐來書適到交手披奉說此而相與歎咤也拙作偶
鼓廢簧不成音律只欲代執酌之祝矣不意蒙此報
章投木瓜而來瓊琚良用感荷既和之又復益之以
三篇有若羲畫而文演可備詩中之易補同人不足
之意吾夫子繫之則亦豈不曰其臭如蘭乎語癡矣
姑舍之且無論誰爲木瓜瓊琚吾輩俱已老白首有
何事可以開口而因茲一往復彼此各破愁顏則足
矣鄙作之初不匿之而舉似者追思可幸且觀來什
思致精切格韻沈遠氣不以衰而或澀心不以撻而
或亂卽此而期頤可占又是一大喜詩可以觀亦謂

是歟

答士受

寒程歸旆政爾奉念不意遄賜手牘報以行李備諦
穩返鈴閣視篆佳勝向來再奉未攄此足以豁餘懷
欣倒可言第臨歲官撓無減秋務雖以士受之雅趣
恐無披襟亭上賞雪之暇是爲欠事三從凋謝無餘
豈復流光之感而當此逼除自然有悽思官齋孤燭
便是旅館士受此時又當作如何懷緒解紱之云得
無隘乎矮簷低頭不得不爾姑學柳下惠之不恭未
知其有損於目下自處之義何必悻悻如小丈夫然

後爲快哉邑民之口監司之耳卽向時鄙文中語而吏亦民也惜乎士受之七尺枯藤棘棘不能作扇子樣有以來之也此後事惟有無動乎吾心而陰慘陽舒亦可以互用之也如何如何一壺春酒可作歲時屠蘇甚感而但聞韶之味尙有雪嶽帶來者不然何至無罪而用罰耶絕呵餘冀餞迓增祉不宣

答士受

民戶白雲官家黃鳥峽邑卽景每誦槎老詩爲之馳神際此披奉手翰中有瓊什又伴以當歸仙酒清韻來逼如登雪嶽雖清河守之置人雲霄上何以加此

閒中閱故紙自是離索者事實有妙趣士受以太守而有此其閒可想如此好詩安得不出乎格高意遠令人屢誦然士受平日不肯爲凡俗語今見亦然吾輩老矣漫興而已何必用意如是耶試看此和章全用肉語廢簧急鼓宜無好聲而蓋其意則不欲學士受之爲也士受以爲如何三箒及丸藥畧呈前旣惹端此又可以來瓊琚耶好笑三從衰顏幸存舍兄周甲晬辰才過欣滿則有而未奉一觴甚悵缺耳

與金仲寬

在淳

向者迂轡踔七十里穿重峽踰數大嶺涉我所莅之

地而握手欣然此意甚勤有足感人吾伯氏自京師至賞楓葉俗離臨歸戀我又復作數日留適執事之來在是時若有冥會者此事又何其甚奇也夫我國州郡縣凡三百六十而縣居三之一而過焉縣固多也有大小豐瘠之不齊其雄且腴與州郡等者比比而今報與安魯衛之兄弟也安居嶺之左峽而報亦湖之左峽安之地四面不百里而報亦不百里安之戶幾四千而報亦四千安之錢公私所須者歲不過餘二千緡而報亦二千緡安之山可遊者有三洞之勝而報亦有俗離稱名山皆峽也俗宜淳而安之民

愚報之民頑愚與頑亦一也其大小豐薄無一之或異而民俗之難治又相近余自到報以來較量於執事之安而竊有怪乎吾二人之平生少也讀古書學文章欲以馳騁當世謂卿相朝夕可得高談闊步昂然而自重不詭而獲不鑽而從不乞憐而食譬之於龍寧失水而涸死豈肯受豢於池沼此執事意氣之壯而余亦然旣濩落無成鬱鬱而不得志則宜怨憤悲愁以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而或喪其所守也顧恬然不以介意雍容言笑若將甘窮餓而終其身者此又執事志操之堅而余亦然執事試思之吾二人

平生果有一事之不與相同者乎晚而上庠同仕而寢郎同陞而曹郎同爲守令而縣監同兩縣之小且殘又若是相同是又何也韓愈有言年相若志相同道相似豈吾輩之謂乎然而自少至老臭味形迹無一之不同二人而若一人者求之古今吾知其必無是也嗚呼白頭滾汨各自遊宦少日馳逐之志倦矣非有簡書之驅期會之設亦非有所求於我者而乃冒風露犯虎豹紆回七十里入寂寞之濱歡然而敘闊別憫然而問宿疾是豈無所由而然哉惟其有同也故相憐愛相憐愛故少阻睽輒怒焉思之不以路

左且險而或憚於行必訪我而乃已是蓋誠心所出旣誠矣又安得無感通湊泊與伯氏相逢成他鄉一奇事耶向使吾輩無所同乎則雲泥路殊吾知前日鳥嶺之轡必不折入於俗離之下其不然乎抑余竊復有感於執事者執事之爲邑誠樂矣堂有八耄大夫人奉來安享專城之養室有賢內助相隨昔糟糠而今梁肉其於仰事俯育無憾焉宜其色敷腴悅澤而乃與余孤露且鰥在官舍如逆旅有百愁而無一樂者其憔悴瘦瘠不甚異此豈非可惑者乎嶺南糶糴簸精之令朝家美政也而計國家所失則通一

路殆至累巨萬有餘抑不得已也執事則先事釐正
無一民之怨而三年之間十萬包皆變爲精穀較他
邑簸減之數國家所得爲四萬包若是者必勞心焦
慮竭力而爲之瘠無乃以是歟向對時竊矚執事招
陪吏立于前語諄諄不已者皆是飭空官無曠庶務
三日而發文狀者再或至當寢食穆然有思蓋以其
邑事爲念者未或頃刻置焉非獨糶糴一事而其勤
若此此余之所以自苦於治報而至於瘦者今執事
亦有之焉則安得不瘠乎爲官而瘠反常也此而又
同則可見其無所不同夫官至於太守亦榮矣行則

佩銅章建阜蓋五馬在後雙旌在前又鵠衣者二人
插羽而先導居則鈴閣而花席也方丈之食水陸雜
進也便嬖之使令而雲鬢左右也官門之曉開昏閉
而鼓角熊熊使人氣壯也威儀之動乎人盛而號令
之行乎境專也世之得此者孰不揚揚曷嘗見人之
爲太守而不膏腴其面者乎余與執事何爲而不樂
此乃自苦其身若節士愁人之狀而或爲人所笑耶
有美飲食於斯人皆嚼大哉啜肥羹而吾輩則所齷
惟乾腊冷齏終日而波波軋軋者誠不自知其何意
也此其所以一生濩落至白首始做縣尉者歟使吾

鐘石集 卷之七
輩早騫騰訐謨坐廊廟夙夜匪懈利澤及於一國聲名垂於百代由是而勞而成病則誠榮乎而乃以一縣尉自勞而至於瘠者不其小哉今則吾欲變矣將彈絲吹竹吟風弄月以娛夜乎縱酒賭棋習射觀獵以消晝乎設供帳携妓樂日遊行於俗離以賞四時之景乎抑無變而終日敝唇舌與頑民爭是非乎達宵明燭火與官吏治文書乎惴惴焉奉營關憧憧乎接隣移而或恐一事之自失乎庭置刑具瞋目竭聲氣以示威而痛楚之聲又從而碎其心乎由前而言則蕩也非分憂之義由後而言則瘁也非安身之道

此又莫決其所處抑有可以得其中者歟道既同不與之相謀非君子心也曰可變則變不可變則不變曰別有所謂中者則用其中將執事之言是從執事豈惜一言而不之教耶執事亦必有自定于心者此余所以欲聞而卒爛漫於同歸也不備

與金仲寬

歲色倏改伏惟侍餘政候迓新增休馳賀不已弟湖外逢新感懷亦新而獨簿領之苦催科之勞依然是陳歲事朝來攬鏡鑷得如霜之莖至七八今則非惟瘠而已執事之髮已雪固無可鑷而比舊歲亦豈無

加白者乎前書覽無同之一字執事亦必不以爲不然發慨於吾輩所值之運而當益齒酸意倦有浩然賦歸之思者或恐此書之爲雍門琴果爾則弟亦彭澤令矣其肯留戀於五斗米而不投紱從執事於楓溪之濱乎然則向所說變與不變用中不用中不須論也歟不備

與金仲寬

今年卽執事周甲之歲倍有瞻慕而尙未奉一書以候則信乎嶺嶠之遠也春晷早暄伏惟爲政佳勝今月十七日執事其將何以度耶上有八耄大夫人無

恙傍有伯仲兩老兄衣萊衣下有子女怡愉而左右也雖以執事之志介情悲者恐不得不少變其將設杯酌與兄弟子女飲讌爲樂以慰大夫之心綺席張於衙軒珍饌出於官廚營府送樂邑民獻頌吏又鴈鷺進齊賀於郡庭否耶然則盛矣恨不令吾姊氏及見亦知執事之同此愴悵也是日也南望杳然旣不能登末席而執酌則宜有遙祝祝必寓之物香芳也芳爲二十一萬昨年夏以是而祝蒼下俞兄囊亥也亥爲二萬六千今年春以是而祝族姪麟蹄倅今乃合而獻之于執事愛之深而祝之繁也夫壽得二

十三萬六千年則將與天地無極物雖微而所寓者大願執事之受而有焉不備

與金仲寬

晏起開戶落花滿庭悄然惹日前餘懷忽此赫蹏之枉帶得一函瓊琚依然是北山舊事非但卽景可喜將使後之人知吾輩尙留此世看花賦詩豈非一大奇事耶况諷詠屢回韻致溢發格力古健益知精旺神泰龜鶴不老大耋可卜尤賀尤賀報章何敢辭也但早晚未可知姑寬之留作逋債亦豈不有味耶

與俞汝成

漢雋

秋氣日高伏惟爲政清勝昨日俗離僧報楓不與老兄遊猶不遊也以是不往見不獨以簿書無暇也秋操自節度營定期會關文來到大是愁亂夫合操之不行久矣積拋之軍案便成鬼錄稀見之民情真若戰場自關到之日民已駭然而鳥獸竄俗離以西戶不下四千爲私奴者一空軍法之用日加於里任戶諭之今日馳於村閭而無一人出而應者此其勢必至於大生事嘗見史記臨難而募兵多則得數千少亦爲四五百若如今時則一兵不可得也習操非赴戰也簽丁非募兵也而民猶若此則脫有不幸國將

何爲哉弊邑編伍之軍其數六百名營門合習之期只餘二十日六百名至多也二十日至近也以至近之日而充至多之軍雖使古名將當之猶難况腐儒疎拙如準源者乎藉使百計搜括盡數充定昨年亦嘗行私聚點矣其時非不草畧成額而今日充定者明日逃去明日充定者又明日逃去迭相出入互爲盈虛有若活蚤之聚合左右跳躍瞥然之頃失其所在今於營操前三聚點又如去年之爲則直至領付之日而闕額相望必至之勢弊邑之罪固有軍律所不辭焉而其於國事豈不大可寒心哉或者言編伍

之卒士夫之奴也今若別曉諭於士夫使之各借一奴應國家一日之役則彼必無辭而六百名可得而無闕也是言似矣以堂堂千乘之國行一習操而不能取辦於一號令顧乃乞借爲名大損國威爲其主者又未必盡在此境乎執事老吏也必有方畧之可及貴牧大州也必有紀律之可聞如有奇策勿秘於獨用而俾隣邑取法此非今日共濟之道乎不宣

與俞汝成

天晴風寒晴可喜而寒可愁也此時政候如何弟自貴州離發時雨乍收陰霧塞路霧裏行三十里不知

金石錄卷之七
路之爲嶺爲野到懷仁縣門始分一行人面目宿疾之崇於江霧者又此重觸山霧肢體麻疼當因而闖發甚可懼也向日事劫耶夢耶吾輩書生忽以羽笠鞞袴周旋於七千兵馬之間豈非意外歟歸來追思發一大笑因此而竊有所慷慨不敢隱於老兄者夫春秋合操大閱也七千兵馬大軍也以大軍行大閱宜其事甚壯可觀方其往赴期會謂當如十二諸侯觀戰壁上書生膽弱恐無以卒事及其臨陣開眸會兒戲之不若以成陣則旗鼓錯亂以行營則人馬顛蹶以接戰則假倭數番跳躍而勝戰之曲已作自初

至終不滿於一胡盧問之則曰例也清州以此例他州亦以此例則國之設營操何意哉清州國家之大關防也湖之左峽賊路之要衝也在昔戊申之變已事可知其時賊潛兵於北藪乘夜入城殺兵使雖不然而白晝行兵聲言擊清州以此兒戲之卒爲兵使者安能禦賊吾知其望見必走思之豈不寒心哉今老兄旣在其地職是兵使之貳未可以言於兵使無待春秋之合操無待七千兵馬之咸集惟清州之兵是組是練是撫是愛不拘常例時加激勸脫有不幸以一州而當賊之要衝使上黨西原爲國家金湯則

金石錄 卷之七
雖老兄之不自爲者而功在老兄豈不偉歟曩過貴州之境見民人皆驍健無異古之荆楚惟在教之之如何老兄不以腐儒之談兵笑我亦不以假手於武夫自恥而留意焉則幸甚不備

與俞汝成

伏惟新元起居增祉竊聽於往來之言老兄已治送內眷大雪塞路人不得行而不使少遲計老兄之馬首亦將不日而北何其義之高而決之勇也上黨之遊不可復得而俗離之約徒爲虛設吾輩風流從此而寂寥於左峽此誠可恨然何必呢呢喃喃作細語

送別如兒女子爲乎弟亦老白首不堪吏役其隨老兄而北也亦不遠矣老兄其歸語吾伯氏與之相待於漢陽城南可也不備

與俞汝成

前書久未復信乎邑事之多撓也然老兄之指繭準源之手龜龜大痛也繭小苦也乃老兄以我爲仙而羨之何也豈以大州而驕於小縣乎仙亦有將卒之異抑老兄之未之聞歟昔有人入羣仙之府願學仙童顏而倚鶴背者許之曰從余行惟謹於是其人肩琴匣背棋局腰酒壺手殺榼日從行於朝滄海暮蒼

金石錄 卷之七
梧之間其人或恐其害於爲仙也不敢言勞已而氣喘喘欲死則乃歔歔而歎曰雖仙卒徒不可爲也今之三山尉卽古之卒徒仙何羨之有哉彼高坐宣化堂俯視三十六州一呼吸而風馳電擊周流於湖山卽仙之元戎也如老兄節制使厯厯徧將視準源之卒徒亦豈遠甚乎世固有真仙老兄行矣吾知終南之下嗒焉隱几無向時繭指之苦而睡白日者人必以爲崆峒子也

答俞汝成

家門不幸家兄喪逝悲痛沈慟不自堪勝伏蒙尊慈

特賜慰問紙上二百有餘言卽一緘涕淚念平日之父事則哀其生也謂斯文之道喪則哭其死也非執事之有是言而誰有近一年糾結鬱轆者得此而始少洩焉則哀感至矣敢言其晚嗚呼人孰無喪兄者而苟其自盡於所當盡或無餘恨可以塞悲而此獨不然直行路也木石耳所以恨甚於悲人世孤露之莫慰天倫師資之永失猶屬第二語自悼之外更復何言哉嗚呼以我先兄純正之學剛毅之操實德在躬而命與時乖終焉卷懷而逝生順死安君子何憾而所謂不朽圖者顧不在後人歟收拾文章撰述行

金石錄 卷之七
蹟方幸家姪病愈欲相與謀之而年來精力銷鑠且有不遑於私事者其勢易歸荏苒恐朝暮死又抱無窮之恨矣面訴之期地上歟地下歟留來狀哀至輒執而泣惟有是耳不備

與金敬修

思泰

遠而墨溪舊遊近而三山奇逢終不可以復續耶時望南天只自馳神雪寒比酷不審兄起居如何荒歲農家甌石不空能有勤力之効否否則姑舍杜陵之無食卽其安豐索錢何以堪之耶念到於此益令人發慨於董生行矣弟狀木石耳外若達理者而其中

未必然所以現在者只是軀殼始知東門吳之言卽一長歌非真能不悲也如使其病不有以誤治其賢不至於深惜則亦復奈何哉在家如客所仰對而爲慰者惟左扉鶴髮無恙有時奉話疇昔語輒到敬修而媿媿敬修亦必遙想此境界而或發於夢寐也膝下矯矯者已過高陽八龍之半云娶婦者幾人勝雪之嬌亦幾箇年已當於結褵者有之否以赤手而成家計於他鄉敬修固自有幹局而不意晚境福力之完又如此以弟之近日情理不能無仰羨於敬修則世之羨敬修者又幾人哉以是而有欲以世所謂功

名者易之則惑矣吾知敬修之必不然此其所以爲敬修者則向所云董生行抑豈非淺之知也歟年來廢絕人事手不作赫蹏字久矣獨於敬修終不能忘情且記昨歲有問書不可以無復遂把筆作此而不覺語長長亦何能盡積懷書成亦茫然不知從何而付去也不宣

與魚景國

用賓

天氣向寒爲問起居何似前書久未復非敢惰也書好故愛玩愛玩故遲其答答則其味不長也僕與景國俱白首然後始乃相知計年數則不過三見城北

屯桃花若是乎交之晚而知之未舊也然而猶且相許與上下馳逐不捨見之輒欣然無他以景國好文章僕亦好文章所好同故相與厚而無間於交之新與舊也景國每稱僕士友可敬僕非其人亦不可謂景國不知僕者然而景國之書縷縷以僕之窮而無成發慨於世道末乃解之曰玉花珠汗終是天閑中物夫僕駑駘也非馬之千里雖真是玉花珠汗者何嘗必入於天閑其困死於村槽野櫪之間者接踵也夫千章之木可棟於明堂太室而委棄路傍其不爲樵斧之所斫入於炊麥之用者亦無幾焉則非獨馬

爲然也景國何所見而有是喻乎僕自居鄉以來水陸行而嘗有所悟乘欵段出興仁之門有駿馬而在前者一舉鞭而不見影邈乎其不可及及日暮而入于客店則其駿馬者在焉僕之欵段者亦在焉其行于水也嘗乘小艇子與巨船並行巨船富多米布酒肉之載人莫不醉飽鼻歌小艇望之流涎時或乞憐得煦濡焉而巨船者必睨視之船與艇並行終日不相離艇未嘗不羨於船船未嘗不驕於艇俄而日落江暝烟霧四起江兩岸寂然而船與艇不知其處向之貧富無有又孰羨而孰驕哉凡人之窮達時也使

僕而有其時者則陸行之馬自有早晚無其時者則水行之船同歸泯滅又何慨焉景國亦必水陸行者而其悟此理則無或有遜於僕耶僕之爲是說者欲景國之因是而洒然於窮達之間不復以僕爲憂惟景國之覽焉不宣

與魚景國

歲色垂窮伏惟起居增相足下於向者出所爲文累紙以示僕俾論其高下善否僕素不嫺文辭強聾瞽而責聽視其何以得聲色之真耶雖然僕嘗有一二粗得乎中者顧何敢默默以負足下勤問之意也竊

金石錄卷之十七
觀足下之文毋論高下善否卽其所主處已自有病
僕請先攻足下之病而後論足下之文可乎蓋嘗聞
爲文之道有三曰命意也曰修辭也曰設法也意與
辭自己之所獨得而發於一時者也法人人之所通
用而定於萬世者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
禮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所因者何
事如三綱五常大經大法亘萬世不可易者也所遵
者何事如井田學校良法美制亘萬古不可易者也
爲文之家亦自有大經大法良法美制亘萬古而不
可改者也爲國不因遵乎此則失正道而歸於偏霸

矣爲文不因遵乎此則失正道而歸於雜稗矣意譬
則理也辭譬則物也而法是則也有理必有物有物
必有則三者之勢相須不可廢一今足下之文於意
與辭得其巧而臻其妙精切纖麗非不美矣而所少
者法也噫其所以少者吾知之矣足下之言曰吾爲
吾文也非爲古人之文也今之爲古文者只是蹈襲
而已衣冠叔敖而骨相則非矣嘖笑西子而眉目則
非矣非其骨相眉目而惟衣冠嘖笑是倣是效則別
人而已夫安得爲吾哉吾以是爲文惟蹈襲是祛也
噫此僕所謂足下之文有病也夫文之所惡於蹈襲

者何也以其無古人之義理而只循古人之塗轍耳如使我真得古人之義理則雖循古人之塗轍亦何害於爲吾之文也哉秦漢尙矣雖以韓柳歐蘇言之未嘗不做像古人昌黎之文做乎詩書柳州之文做乎左國廬陵之文做乎司馬遷老泉之文做乎孟氏東坡之文做乎戰國策若是者豈可謂全無蹈襲乎而亦豈可以此謂非韓柳歐蘇之文哉彼數子者各自有所得之義理發之於文規矩尺度自合乎古人則無意於蹈襲而自蹈襲耳然則不得古人之義理而只循古人之塗轍者固非也得古人之義理而必

欲避古人之塗轍者亦非也足下之文果得乎古人之義理耶則雖蹈襲不害爲足下之文不得乎古人之義理耶則雖不蹈襲亦將何所貴於足下之文昔揚子雲著太玄以做易而自蹈於僭賊如使子雲真有義文之義理則雖作一易經可也又何可以僭賊而罪之哉然則子雲之罪在於無義理不在於蹈襲也古之不蹈襲者唯莊周之文爲然而浮虛詭誕無義理可取則又曷可以不蹈襲而貴之哉足下之言又曰蹈襲者終不能發出吾言如三歲學語兒是爲啞文也吾不欲爲啞文也是又不思之甚者也蹈襲

金石錄卷之七
者之不能發言是豈蹈襲之罪哉以其無可發之義理也如其有可發之義理則雖入於規矩尺度之中自能沛然行其所無事何患乎啞無義理可發而徒爲言說則雖不啞亦何益之有哉且足下之不爲蹈襲是其意欲天下獨有吾文也然天下之意見或不謀而同者安知今世不爲蹈襲如足下者果無乎然則足下之文亦多矣安得天下獨有足下之文哉若然則足下雖不蹈襲古人亦將不免於蹈襲今人矣足下之不蹈襲果安在哉大凡天下事莫不有法作室而必有作室之法造器而必有造器之法今足

下作室而棄繩墨造器而舍規矩是豈非足下之大病乎其病也無他偏而已不去是偏則足下之文恐終不能至於高且善此僕所以欲先攻足下之病而後論足下之文者也足下以爲如何不宣

與邊鎮邦

一棒一條痕一搥一掌血讀書之法亦當如此嚴立課程猛着工夫然後方有顯著功效如棒之必有痕搥之必見血不然而徒讀如隔靴爬搔則雖麻姑之爪何益於止癢哉喜也論語聞已始讀其間工課勤怠果如何讀之精則如秤上分金誦之熟則如瓶中

瀉水文義之了了分明則亦必期於剝皮見肉雖一字一句不可放過十年挾冊曾讀風經豈非此兒誤了身者耶放心之可收也幼志之可去也雜念之可除也昏氣之可明也四者卽今日急務而亦無別法只在着實讀書所謂着實者顧不在於一誠字乎此兒失學之由及其病痛所在今則必已詳知自當有良醫對症之妙隨處砭針此不欲覩縷也人事文理相須而成此兒於人事上至今朦朦朧朧文理之不解蒙固其宜也文字之外凡係言辭儀容亦必多方提撕俾有以如夢得醒雖於行用文字日用筆札之

屬口授指畫亦不可闕之也今已過時倍日兼行之法亦宜知之也師嚴然後道尊君旣爲人之塾師獨不可自居以焦千之耶

錦石集卷之七

錦石集卷之八目錄

序

送庶從叔汝施遊俗離序

送三從姪士受出宰麟蹄縣序

伯氏近齋先生周甲壽序

葵老金仲寬詩稿序

記

謙齋山水圖記

靈仁山動石記

超然齋記

月溪幽居記

遺安堂記

記大老祠重建始末

報恩縣司倉改建記

報恩縣鍊武堂重修記

報恩縣社稷壇墻記

跋

錦江詩卷跋

石隱遺稿跋

贊

默隱子六百言贊

魚景國松月畫贊

睡鄉君贊 并序

銘

眼鏡銘

子亥囊銘 并序

青甕茶罐銘

象牙抄舌銘

上樑文

遺安堂重修上樑文

報恩縣司倉改建上樑文

雜著

太僕馬

土爐說

射說

書船人盧貴贊事

錦石集卷之八目錄

錦石集卷之八

序

送庶從叔汝施遊俗離序

俗離湖西之名山按地誌隸報恩縣以是世稱宰報
 恩者俗離仙尉然自縣門至山為三十里自山下至
 山上又為三十里六十里不近而遠雖平日甚喜山
 水者不可以朝夕往焉况余病屢屢於治簿書以興
 以馬遊於山非可言也余庶叔汝施請獨往遊焉余
 許之叔忠義多慷慨每語 國家丙丁事謂林慶業
 天下英雄而不能恢復中原發憤扼腕至於流涕世

傳林將軍被執於清至摩天嶺跳還入俗離土窟中
裝遣僧獨步云今聞山中多老宿知山之古蹟必有
能傳其事者叔其往聽之吾知上方月明之夜如見
林將軍獨步而悲吃不能寐蹴僧而起出禪門打法
鼓發梵唄一大聲訇訇然衆嶽皆鳴然後叔乃下山
則茲豈非俗離之第一壯遊也歟於叔之行余雖病
爲之氣湧

送三從姪士受出宰麟蹄縣序

往歲 朝家憂五部殘弊不能出風力以治坊民遂
革其制而新之選其官倣漢之洛陽令余之三從姪

士受以殿中郎首膺是選已而麟蹄縣缺倅 上命
銓曹擇差以遣而士受又得焉夫麟東峽之小邑耳
世數邑之貧而殘者必曰麟以是人得之輒皆不樂
往往有不赴士受獨不然以爲宜是縣之至於我也
將行過余而問治邑之術余曰士受於內外之職俱
膺選擇其必有所以也而又以邑小爲意乃問治
之之術惟恐其未能也其志可尙以是志而行其政
其於治麟乎何有哉雖然佛至慈也虎至暴也以一
人之身而佛與虎兼之者豈不可異乎曩余宰報恩
莅縣未及一月有人入境而問政者民曰佛也又有

人入境而問政者民曰虎也佛之者窮而余所嘗恤者也虎之者頑而余所嘗懲者也卽民之一愛惡而吾之身乃爲佛爲虎豈不難哉邑民之口監司之耳也佛以聽則疑余以太柔虎以聽則疑余以太猛將上下于考績而彼未能定我之佛與虎朝而自巡營來者勸余以去柔就猛暮而自巡營來者勸余以去猛就柔吾亦未能自知而惟不動吾心焉心中無民之佛與虎者而視其善惡行吾之所當爲居三年而佛與虎始定焉今士受之去麟之民亦必有佛虎士受者惟士受無動以待三年之定則吾知麟之民終

有歌于塗者曰我侯之賢匪佛匪虎惟其心平于嗟麟兮太古士受聞余言犁然而笑若將有所契者是宜塞士受之問

伯氏近齋先生周甲壽序

上之十八年甲寅卽我伯氏近齋先生周甲之年而維日端陽生朝也準源竊念先生氣質甚清羸善病少日與之遊者如蒼下俞公汝成溪上金公仲寬咸憂之以爲壽則吾所不知也準源於先生年齒差以肩隨而亦嘗與二公者遊矣先生今躋六十一歲與彼二公者次第爲周甲人如鴈行焉則耄耋期頤將

金石錄 卷之八
由是而至準源于時亦已爲卯君之老益篤伯康之
愛而將以是日洗爵而進之則先生自以無德而孤
露愧且悲而拒之余起而進曰愧先生之自謙也悲
小弟之所同也有一說可以解先生之愧與悲而酌
之可乎禮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
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養老之各以其
燕服何也所以用讌禮而盛其養也天子適饌省醴
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蓋天子以躬樂正以歌極其
盛也五帝憲三王乞言皆有惇史憲法德行也乞言
求善言也史記之也記其惇厚之德非獨養之盛也

當是時其爲國老庶老舉皆有孝悌忠信之行仁義
道德之言可以當是禮否乎而猶且于于而就膠庠
之間無虛席使先生而在是時者其將以愧而不就
之乎先生曰否何可不就觀乎風雅以歌以頌咏歎
歎動洋洋而盈耳者多言無疆之壽如岡如陵君子
萬年永錫難老黃髮鮐背不騫不崩南山壽也無不
爾或承松柏壽也不獨下以是祝上上亦以是而祝
下故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夫黃耆大壽也惟君子
德盛者當之而行葦耆老咸不讓焉亦旣飲而醉矣
使先生而在是時者亦將以愧而不飲之乎先生曰

否何可不飲今歲 國有大慶我 聖上親率百官
進賀 殿宮既呼嵩特下旨推恩國中之老得壽資
者凡四萬九千三百有餘人於是乎人瑞錄成焉慶
典之廣古所未有而與先聖王養老之意同又復推
孝理而風動之也 命下之日頂金玉偃僂而拜
闕下者其肩相磨彼四萬九千三百人者豈皆其德
之不愧乎而未聞一人不受命使先生亦年七十八
十在其應受之列則又將何以處之先生曰惡是何
言皆 君命也余又起而告之曰國君之養老家人
之壽父兄同出於貴其壽而皆理之所當然也在國

君則受之獨於家人而不受乎噫程夫子言無父母
者遇劬勞之日當倍悲痛何忍置酒張樂使準源設
俎豆張絲竹於是日誠不可矣今只欲伸情而酌焉
則酌固無害於悲而悲固不爲酌之所奪故歲癸巳
先君子亦不拒吾兄弟之酌所以曲盡人情而然也
先生其何忍拒之乎先生愀然若有所感者已而曰
是則然矣君將何說而壽我余曰請以叔程夫子之
事爲壽聞夫子少也弱至三十四十而氣浸盛或人
問先生曾有修養否夫子答曰吾飢食而渴飲夏葛
而冬裘忘生徇慾則某嘗耻之旨哉言乎今以先生

之清羸而可進於耄耄期頤則嚮之憂者又或疑之意先生之有修養也余觀先生自童丱時杜門端坐讀聖賢書于今五十年如一日凡世間功名富貴聲色貨利人所艷慕必捨性命而求之者一切不入于心嘗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吾於此二者蓋欲終身行之而未能也寒而衣飢而食卽日用常行之道而亦未見其異於人夫焉有所謂修養者也然而程夫子嘗曰不學則便衰學則不衰以是而言則程夫子亦非無修養而豈若道家之响噓吐納熊經鳥伸竊造化之權私於其身哉

惟程夫子則中歲浸盛而享七十五歲先生自少到老清羸無加損好學老而彌篤氣日益剛則先生之壽又將遠過于程夫子而其所以致此亦不外於程夫子答人之問率是道而行者也準源豈敢不用是爲先生壽乎哉先生哂之曰夸哉君之言也程夫子之事吾何敢君雖欲伸已之情吾亦欲守吾之志今日之酌不可受也準源旣終不得請則遂退而使從子宗輿記是說而文之爲先生壽序以代酌且將以示於俞金兩公云

葵老金仲寬詩稿序

此葵老金公詩稿也余少也聞長老言莫不曰金氏子弟鮮有不能詩者以其家世有農淵兩先生故也夫文必有脉詩奚獨不然哉况公以茅洲爲祖鳳麓爲叔其爲詩古雅平淡絕去浮華出之甚簡而出輒合于正道有風雅遺音其得於家學者不可誣也公余之姊兄弱冠與吾伯氏近齋公蒼下俞公友善在北山賦詩爲樂清澹雄渾各以其好近齋之好以杜蒼下之好以韓公之好以輞川蘇州余則無他好好公之所好愛公詩甚以性之近也間嘗與公游錦江入麻谷之寺登所謂迦葉庵者寺之絕頂遙望海濤

連天湖西數十郡盡在脚下大雲霧被其上混沌冥濛殆不知身在人寰公顧視余苦吟謂曰君作詩乎詩不可作境與神會自然爲詩是詩也余以是說歸語近齋與蒼下皆服其悟於作詩之妙公夙蘊才猷宜其取功名如拾芥而晚屈蔭塗官至州牧猶不遇也余意公之詩變而爲憂愁怨憤後見其作和平如前日真治世之音而天不欲使鳴國家之盛何也公自商山歸後髮已皤皤余亦老矣近齋歿已八年蒼下亦老病不相見二十年其作詩與否不可得而聞也獨公時有所作過余而誦之誦已必噓唏蓋悲近

金石錄 卷之八
齋之不在而視余猶近齋也一日持其稿來請余選以傳於後時公年七十四萬念衰盡而未能忘情於詩公豈非篤好者乎然稿名以期三百見公之不欲多作愈少而愈高也世之覽是稿者必曰傳襲茅洲搗染鳳麓泝之而得農淵之正脉云爾則余知其傳後也無疑又何有乎選况蒼下之選已得之者乎
記

謙齋山水圖記

謙齋老人善畫山水年八十餘筆益神余乞畫得一小幅峰巒稠疊雲烟杳漠紙不盈數尺而其氣勢之

雄健浩闊瑰奇幽邃淺深遠近靡有不極臻其妙莫測其變化如脚踏層壁眼窮重溟者也老人之名聞于世五六十餘年而畫幾乎家藏而戶蓄中國人入境者見山川日始知鄭筆之爲神也余聞老人好周易頗解易理夫解易理者善於變化老人畫法有得於易而然乎老人姓鄭名數字元伯云

靈仁山動石記

靈仁山在牙山縣南其尾蟠于海三之一而二跨于陸首則聳然入于雲間測其高可望數百里多怪物焉凡邑有水旱疾疫縣監必齋戒具牲酒親自往祭

之實一縣之望而特靈於諸山者也歲癸未家大人自水部出守于牙余隨往夫牙古之牧也以大州稱且濱海意必有奇聞異事按縣誌而無見遂訪於邑中之父老皆曰靈仁山有動石大如屋狀頗奇怪小觸之卽動大觸之亦動千萬人之觸之動不加於一人之觸之動又或有自動焉牙民以爲神往往有禱祀者且言百濟時溫祚王避兵于是山見石以爲怪命士卒拔之皆力盡顛仆石終不拔云余聞而異詰其目擊蓋未也余卽欲登山搜觀以險峻不果每朝夕從山下仰而望焉有異雲出於其上蓋靈詭之所

蓄也或曰石者物之靜者也石之有動理必無也余曰不然凡物之生各自有形有性確然不可易然氣周流旋轉動蕩散出而爲物或不能無變是故走者或飛聲者或喑直者或曲叢者或蔓其靜者安知不有動乎華山有起石彭蠡有鳴石扶餘國有吹石宜都有陰陽石望夫之山有語石又安知山之無動石乎况其瑰奇靈特鍾毓異物山之有動石理或然也彼所謂爲神爲佛能禍福于是則誕妄君子不信也遂爲之記

超然齋記

三登縣有黃鶴樓稱爲關西名勝多清幽奇絕之觀
余嘗欲一往登臨而其去京師七百里道路旣踔遠
且無事可因而至焉乙酉冬家大人自牙山移官于
登余竊私幸自語以爲余有痺脚病冬寒夏熱不可
遠行乘春秋間日馳往拜省於家大人卽登所謂黃
鶴樓者遊覽以償宿昔之願其明年春朝廷設科舉
余得發解赴覆試以是不果行其夏伯氏作覲省行
而余則病未能偕秋余又有他疾不果行丁亥之春
余治行事將發又有事不果行而伯氏自登還盛稱
黃鶴樓山水之美伯氏平生喜山水嘗南浮大海至

永保亭西至于箕子古都探練光之勝又北至于朴
淵窺瀑布之壯躡天磨聖居諸山而歸蓋善觀山水
而得其妙者也其觀黃鶴樓必有異於人者余遂仰
而問焉伯氏曰凡邑之有樓臺山水爲子弟而出遊
者誠難矣告于官設期日以令於下治飲食供具甚
則廣集賓客載妓女攜絲竹以從其事已煩亂而又
出門焉則吏俯伏走匿或拱袖迎謁後隨而先導若
執持把住者是皆欲遊於山水乎而先爲山水之累
者也余至登而有所居之書齋其名曰超然余朝夕
處此顧其名而得遊山水之術不告官設期日不令

於下治飲食供具不廣集賓客不載妓女攜絲竹以從又宣言使吏毋俯伏走匿毋拱袖迎謁後隨而先導興至輒超然獨往徘徊於樓上興盡而返又止于超然齋凡使我日遊乎黃鶴樓而不難焉者是超然齋之力也吾所以觀黃鶴樓如此而已余曰信矣乎伯氏之遊山水也真可謂能得其妙者矣余至今不一登黃鶴樓從伯氏遊蓋不能超然於物累也今聞伯氏之言余豈不可愧哉伯氏以齋記命余余既恨吾身之不往遊而喜伯氏之善觀遂爲之記如此

月溪幽居記

我國海西之地與關東湖西其山川絕異世以僻陋稱過松京以接箕城其間累數百里皆黃壤赤埴無名山佳水林壑泉石之勝而長淵於海西其僻陋爲尤甚以故京士大夫遠遊之人絕無以至焉然余嘗疑淵地濱海有所謂金沙者是必有靈異之氣盤礴鬱積於海山之間散以爲奇巖怪石融以爲清溪幽泉而彼金沙不可獨當也惟民俗貿貿不知其可好而稱道之故世莫得以知也余庶從叔俊甫世家京師一日窮甚就食于淵得一溪於府界之東築室其上以居焉以溪之號爲月溪遂名其室曰月溪幽居

後十年叔至京師盛稱溪之勝其言曰有山崒然而立左抱右環而水出于其中懸者爲瀑滄者爲潭激者爲湍滴者爲溜其噴薄跳吼者爲風雨焉而水凡三折然後又出于山始散漫平流而如車輪之轉如魚鱗之鋪如匹練之掛于空如明鏡之照乎日而動搖澄澈其鳴錚然者是爲溪得溪三之二而有茅屋隱映於林木者卽吾之幽居也凡人之過溪水而入吾室者如入于神仙之洞仰而觀俯而聽左右而顧望奇狀詭態可驚可喜雲烟之吞吐日月之晦明魚鳥之浮沉而上下也與夫佳花異木寺鐘牧笛漁唱

樵歌四時朝暮陰晴之變莫不呈露畢集於前真勝區也然是非前之所無而始有於今也亦非吾疏鑿鋪置而得卽知其可好而居之而已余聞而歎曰古人言物不能自見必待人而後彰江山之顯晦亦然向使是溪不遇叔則其必隱於荒烟榛莽之間而卒莫能顯其名也然則叔之窮豈非溪之幸歟且使叔不窮而顯用於時則將奔走塵壒以至於老而且死矣雖欲偃臥溪山優游而自樂其可得乎是知其窮不獨爲溪之幸而實亦叔之幸也然竊觀叔之意往往歎息悲咤不能釋然於窮者何也噫叔智足以造

謀能足以幹事忠勤足以居職而顧無勢力可以夤緣而顯其名故人無有知者貧窮困阨流落於窮鄉寂寞之濱以京華之族而與愚氓悍俗羣居而雜處宜乎其心之有怨慨也然有其實者卒能有其名夫以叔之智能忠勤而其可以終於窮乎吾知其必有顯用如月溪之遇叔而彰也叔其俟之

遺安堂記

自驪州治南距里許有堂巋然故處士元公諱景游之所居也公平日慕龐德公之風取其答劉荊州語以遺安名堂以自見志云余公之壻也入公門而公

歿已久惟夫人尹恭人在恭人憫余貧恒庇覆之余落拓無所成貽恭人憂者殆二十年己亥秋隨恭人居于驪之江上卽所謂遺安堂也堂幾頽圯而扁額尙在公自書也尹恭人仰見歎傷不忍於公遺蹟之泯沒而無傳也命余記之義不敢辭余嘗聞公處是堂讀書飭躬尤篤於孝友行誼著聞宰相欲舉以爲敦府郎公不願卽使人止之伯氏蒼霞公方顯揚于朝公貽書勸其休歸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願兄毋違遜之上九噫是真龐公之志而無愧於遺安之義也然而公無子而死公之安其將誰遺之耶今夫堂

之南有老杏是公所嘗蔭而遊也東北有小圃是公所嘗灌而治也樓有書數百卷是公所嘗披而讀也又自堂而西南而有一麓短碑皓然出于林木間者是公之藏也然則公於驪乃生死所不出而堂不可泯滅而止者明矣如使公子孫在世守而時葺圖所以永存則是堂也宜與夫龐公鹿門之屋并美於千古矣而今乃棟傾壁敗若不可以朝夕存鄉人之嘗慕公德者過之輒躊躇流涕嗚呼是豈公平日之志也雖然公既有志於安子孫縱無後人之受其遺者而其高蹈遠識固炳然也况世之貪饕富貴不知有

遺安之義而卒使子孫敗蟻淪亡者相隨續以彼視公其得失何如哉與其有子而無其志曷若無子而有其志之爲賢也昔朱夫子採龐公之事編入小學安知後世又不有朱夫子者出而嘉公之志採而錄之然則公之志將不以子孫之有無而永示於後又何有乎是堂之存不存也余以是復于恭人遂書之爲遺安堂記

記大老祠重建始末

顯廟癸丑遷奉 寧陵廡衛于弘濟洞先生嘗往來驪江壬戌冬借寓貞翼公李相宅瞻望 象設以寓

羹墻之慕時往 陵岡相望處露坐終夜泣涕如雨
又有清樓志感詩翌年癸亥春先生還京其後幾年
先輩長德皆言此地不可無先生俎豆之所 英廟
癸亥丈巖鄭公丹巖閔公陶庵李公貞庵閔公相與
倡議營立影堂于州治之南麓至辛酉時相奏毀諸
祠院影堂亦入其中終不得以寒藻飛泉一薦微誠
鄉士之齋恨抑鬱愈久愈切迺於今 上已亥駐蹕
之日止庵金公復申前議多士疏請重建 批曰祇
謁 陵寢餘懷憧憧爾等之請亦不可已特爲許施
焉旣奉 成命宜卽營建而事巨力誠因循經年庚

子春 上臨筵提詢五六朔之間 聖教屢降且諭
曰必近 陵寢以寓先正瞻依之誠又近 輦路以
聳觀瞻多士感泣遂不計事力乃以是年五月旣望
始鳩工將營建舊址形局逼窄難容翼舍相地於距
陵約二里許直西而望 仙寢南近通衢北臨大江
庶幾對揚 聖上瞻依觀瞻之教凡四閱月而棟宇
粗成工旣訖 上特命祠號曰大老令奎章閣提學
臣金鍾秀書額以九月之望先奉影幀位版右副承
旨臣柳炯承 命來宣恩額 親製文諭祭 命畫
工圖繪廟貌以進蓋 聖意將欲以朝夕親覽也鳴

呼恭惟我 孝宗大王以堯舜之德膺五百有作之期亦惟我先生以程朱正學得九五利見之會粵在己丑 踐位之初契合昭融首明大義密贊洪猷 弓劍遽遺事功未就然義理之炳耀足以當春秋一治之運使環東土數千里免於夷狄禽獸者繫我 孝廟暨先生之功之烈而得之先生之於 孝廟實惟同德之君臣昔武侯祠屋隣近先主之廟而千載之下誦杜甫之詩者猶或歔歔下淚況今過是州者必指而語曰此 孝廟之陵也此先生之祠也由是而知魚水之契不獨專美於先主孔明也噫自辛酉

撤去之後于今幾五十年而始爲重建若有所待者焉我 聖上繼述 孝廟之志扶植春秋之義所以曠感於先生者不但在於崇儒重道之意 聖上之心 孝廟之心也是祠之得以重建於今日者豈偶然也哉

報恩縣司倉改建記

上之十二年戊申臣準源以水部郎出監報恩將赴任 上特降玉音諭以三政之重諄諄勉飭臣拜手稽首聞 命既至縣自言曰三政固皆重也民之所仰哺如嬰兒之於乳糶糶視軍田爲尤重遂謹其文

簿嚴其肩鏹而致精於斗斛未敢少懈歲一周邑倉忽告圯無所儲穀準源卽謀所以改作遣將吏伐材造瓦民咸趨功閱兩月而倉成凡三十有九間倉之始圯上又聞而憂之欲其亟改作幸茲不日而成之夫報恩湖峽間一小縣耳非有輕重於國家者而重宸之勅勵憂念前後勤懇有足以仰覩聖明恤民之至意視八域如庭衢不以其僻小而或忽焉則倉之成非賤臣之力實君之靈也詩云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又云粒我烝民莫非爾極敢以是北望獻頌退而爲之記

報恩縣鍊武堂重修記

報嚴邑也三面負峻嶺惟南稍平直通嶺南之鳥嶺不幸而賊起南方則報爲要衝必爭之地余於公事之暇與諸軍校登邑中之高而四望北有大小龜坪其小者絕險左右深林鉅谷可以隱兵中間僅通一線棧道行三十里卽清州南界遂慨然歎曰在昔戊申之亂賊魁自嶺南潛師而北流入于清州必此小龜坪爲其路也使當時爲縣監者能有先事之奇策防截此路則賊不能遽入清州而殺兵使清州之陷報恩之耻也此豈非恨歟有一老校趨而前曰有是

哉侯之言也昔倭將清正自清州跳出走錦山潛過報界有將軍鄭起龍者以數十騎設伏於赤巖之下大破之清正僅以身免夫麟佐之用兵不及清正龜坪之險勝於赤巖而賊流入如無人之境特時無鄭起龍耳且言曰邑有三山之稱自北而逶迤屈曲走入于邑後者曰蛇山蛇陣也有常山蛇之形自東北而橫遮水口頑然而躑躅者曰猪山猪豕也有豕突之勢西有小丘隴伏于田間者曰蛙山蛙色金金屬兵自古邑人謂此爲受兵之象而常山蛇爲主脉故主兵常勝今 聖化邳隆昇平日久民不聞金鼓之

聲今已六十二年于茲安不忘危在今當務侯旣以戊申之事爲慨則盍爲後圖於是降而之鍊武堂者堂前臨大川川南有沙岸是爲邑兵春秋點閱之所以堂隔川號令馳突不相應接每當點閱設將臺於岸上堂遂無所用余思所以變其制撤堂之南面者而東之以岸上地可耕者易民田之面堂者而拓之爲場設操則擺陣於場而堂爲將臺試射則懸鵠於場而堂爲射亭操與射又合而爲一而鍊武之義始得焉工旣成諸軍校集邑中之名在武籍者設讌而落之酒三行有劔舞而歌者曰時方太平兮無兵革

有堂翼然兮競武力孰謂天晴兮雨不備我侯之功
兮壯厥泣編伍六百兮猛如虎莫曰邑小兮疇敢侮
讌罷諸軍校入而請記其事遂命書于堂之壁上

報恩縣社稷壇墻記

社稷有墻而列邑廢焉因岸爲壇無所防限牛馬之
所踐踏鷄犬羊豕之所糞穢樵童牧豎菜女蠶妾之
所憩息而褻也惟我 聖上御極之五年用是憂焉
下教于八路凡州郡縣社稷倣國都社稷皆令設墻
務致潔于壇時余羈驪上見州急發民登登于前山
而粉墻繚繞翌日監司行部至州不入于館而直上

壇巡審其善否而喜怒若將以是爲州之殿最者余
意謂八路州縣無有社稷而不築墻者皆將如驪焉
後數年余登仕籍出宰湖西之報恩到縣卽問社稷
所在而往見廓然無所築怪問其故吏對曰因循余
曰因循固前人之慢吾又因循則是重其慢也可乎
余其必築焉是年以有刑獄之役不果明年又以倉
舍之役不果復憫然曰吾亦將因循爲前人所笑耶
越三年春遂決意募民聚土石始役半月工成覆以
瓦塗以堊墻高可以防人獸之出入而止墻周圍可
以容燧燎包燔之設而有餘箭門之在墻四面者改

立齋屋之在墻北角者重修並加朱丹其於致潔也殆庶幾焉墻成之日邑吏入賀余進而語曰余到縣之仲秋欲親行祭于社稷爾等以非邑例白請代遣亞官余問何故曰勞也余不聽而竟親行焉夫南海神廟海路八十里風雨之惡波濤之險至危也而古人猶身詣行事則以咫尺之社稷而言勞乎且祀典外邑社享不許代行必邑倅爲初獻之官行祭後署其名于狀報于監司監司轉聞于朝事之謹嚴若此而乃代行又不敢以代行聞自署名若親行是欺君也亞官者位卑而體輕凡屬于祭者皆隨而不得中

禮是慢神也欺君慢神雖日治墻使壇而極其潔皆虛也爾等毋以墻成爲賀以官之盡心於享事爲喜後有繼余而來者勿復以非邑例白焉可也諸吏唱喏而退遂記之

跋

錦江詩卷跋

歲辛卯之孟夏余省家君于公州任所時金公仲寬與之偕蓋其意欲與余同作臯蘭之遊矣留衙五日遂自滄江乘舟浮下于白馬之濱登所謂臯蘭寺者覽觀百濟之遺墟又登鷄龍山又遊于麻谷寺又舟

錦石集 卷之八
游于錦壁亭凡州之近號稱名勝殆歷覽盡之可謂爛漫而至於鷄龍以下三處則實余與仲寬之所未期而遊者其亦可謂奇矣計遊之日臯蘭二日鷄龍三日麻谷三日錦壁又一日其所爲詩余幾篇仲寬幾篇余多而仲寬少也仲寬往往能動人而余則未能也然其作之也初不有意乎工麗而聊以寓興焉則余與仲寬同也能與不能又何必較量之哉並錄之爲一軸合以途中諸作異日余與仲寬相對閱是軸尚可記某山如此某水如此某日爲某遊如此某遊有某事如此其景物之勝絕風流之澹蕩隱約呈

露恍然若復遊于湖山愈久而愈可喜是宜軸之永存而不可闕也明矣遂書于軸端以示仲寬

石隱遺稿跋

此吾舅氏參判俞公之遺集也嘗記公至吾家見先君子吾兄弟侍坐公旁睨吾兄弟誦傳所爲詩公善飲酒故將誦傳也必呼酒醉盱衡揚眉先自一誦低昂其音節然後言之旣言又自誦曰此翻案法也此倚伏殺活法也使吾兄弟諦聽以明爲詩之不苟也方其誦而言言而復誦公之氣凌凌千古名詩者在眼下矣而言必稱三淵翁每至每如是至今追憶如

昨日事而公之歿已三十年嗚呼公其可復見乎公魁傑人也骨聳神騰瞻視有威識博多奇辯然終日言不出於正故棘棘不爲媚嫵態又頗以詩折人人多不悅爭名者尤嫉甚蹭蹬亞卿之秩而竟不得入館閣以此也蓋公之詩得於淵翁者爲多聲律酷似必其好而學之然余聞公兒時有詩曰霜落松逾碧雪寒梅自香大人逸軒公見之謂公曰汝當有晚節勉之雖其未及學詩而出語警絕已若此則公詩天分也嗚呼公嘗有南門樓事大禍迫呼吸倘非今上春邸時一言力贊先大王大度公之首領其可

保乎時余在三清洞夜五鼓聞公有拿命卽疾馳出南門外天色纔明公已就拿而三木囊頭在身余從草茭之隙而竊矚焉公倚枷頭坐顏色自若余咳公驚顧知爲余而無他語誦松碧梅香之句曰吾今而後歸見先人於地下有顏矣已而泣噫公於是日忠節凜然而又有是語則其平日所以自勵者可知也於是乎爲忠孝兩全之人詩又何足以論公哉而其人賢則其詩尤不可不傳顧公之子漢石貧無以廣之則遺集之在家者草本二卷寂寞矣公少許可惟吾兄弟獎甚今皆老而無成於公後事雖欲用力

而未能焉則公之詩亦終不可得而傳歟嗚呼可悲也已

贊

默隱子六百言贊

此苞鳳之一毛而淵龍之片鱗也寂寥六百言夫孰知默隱子之全體彬彬有足以黼黻皇猷並駕於當世所謂館閣之掄者哉然而洪之而天地陰陽織之而卉木昆蟲本焉而性命道德末焉而名物度數包羅抉剔巨細無遺而精粗畢陳究其宗旨不越乎下學上達而必階級之是循灑掃爲治平之根愛敬爲

聖賢之基重重乎啓關之匙而明明乎指塗之輪庶幾羽翼於小學之編而有補於世教也決然則與彼絺繡粉米潤色我聖上右文之治者其功均吾知是言也將家讀而戶誦終以大行於八方之人默隱子有不得以私其二子之身

魚景國松月畫贊

黝然而直者松耶澹然而圓者月耶攀鬆乎澗壑腫臃乎雲霄又胡爲乎景國之壁耶今景國常日于茲不覺其發於宵寐則又焉知其爲畫圖也將見其黝然者蒼然澹然者皎然將見其拔地而龍身矯矯也

將見其掛空而蟾光爛爛也景國之身其能彷彿乎斯皓皓乎雲霧塵垢之不能翳蠹蠹乎雷霆霜雪之不能摧磨以照之森萬象而無遺培而養之貫四時而不改者歟

余友魚景國少有風流名頗豪宕晚忽韜斂而處深巷閉門讀聖賢書余居鄰比與景國過從一日景國指其壁間松月而語余曰此吾夢也前夜吾入一深山中有松挺立于絕崖月掛其上吾以手撫松而仰面看月時四顧寂然山中唯吾而已既覺心異之適遇醉畫師金弘道者摸而揭之于壁

今吾在此依然夢中境也平叔盍爲吾文之余曰諾事甚奇矣烏可無記歸而作贊俾題其上仍思景國之言其言頗不祥以是松月者自謂其前身發現於夢有蟬蛻溷濁歸復清虛之意聞甚悽愴已而景國死余又流落江湖十年之間景國之家屢易主畫與贊之尚存亦未可知也余每於月明之夜撫蒼松而徘徊如見余友景國遂書松月畫贊後

睡鄉君贊

并序

有自稱新羅王赫居世後三韓大姓名師南字汝施

者余之庶從叔也爲人麤健多力且虛懷絕無機詐然自少嗜睡甚其心舉天下之物莫以當睡雖食色不如也自言嘗手擊殺七虎於九月之山而一日對虎少睡幾爲虎所傷善風水然以睡故往往見山而不知其爲山間者流落居海西與余不相見十八年余宰報恩叔來隨余于官叔年已迫六旬而身猶健兩莖紫鬚無白余謂叔雖健旣老其睡宜不如少時之甚治簿書暇輒召欲與語語未及接鼻息已如雷蓋叔尤善坐睡余每高聲喚覺因戲之曰叔可封睡鄉自是家中人呼叔必稱睡鄉君余遂爲之贊贊曰

陳搏愛睡而希夷著號錢起熟睡而肥遯流名孝先耽睡而臯比是據巖老好睡而方罨不爭然而石室雲臺發風塵之夢金馬玉署馳山樊之情大腹經床聽羣弟之譏嘲四脚涼簟笑諸客之輸贏是皆勃鬱在心軒駒是託神凝黑甜魂遊無何而猶不免於意之則非睡之極者也孰如君一箇肚空空洞洞無思無慮混沌而太古者乎歷數終古居睡鄉者君當爲始封之鼻祖

銘

眼鏡銘

黝乎其文如龜之甲鏡之匣也晶乎其光如月之輪鏡之身也有組也而可佩可服垂如水蒼之玉有綬也而可紐可樞綴若火齊之珠鏡之所以便於人持而用之以時者也其爲寶也希而其容飾之巧無窮豈非出自燕市而渡鴨水而東者乎行年之驟也而大衍於義繇視物之減也而恒風於箕範微斯鏡吾誰與桑榆之景

子亥囊銘

并序

囊成於子日子曰子囊成於亥日日亥囊 國
家以歲之正必頒賜二囊于近臣故事也或

日子亥一歲之始終合二囊則一歲之數成焉又各納以穀種者欲是年之有豐祈祝之意也或日子亥於物爲鼠豕鼠耗穀豕害稼二囊象二物子口尖而亥口方與熏鼠燒豕之法同禳祓之意也或曰皆非也子之言子男祝多男亥之數二萬祝萬壽頌禱之意也無論祈祝禳祓頌禱其爲新年吉祥之物則一也銘曰

左佩右纓余服其華繡紋斑斕疊霧纈花其口恒括
觀象于易庶幾无咎用副 寵錫

青瓷茶罐銘

是罐也不宜雀舌五名惟真珠桂花之茶可烹是罐也不宜漢陽衆泉惟金陵浙江之水可煎是罐也不宜土火牀惟狻猊博山之爐可張是罐也不宜木榘惟獸形烏彩之炭可焚翠蕤兮其文之章而紫玉兮其質之剛斯至寶兮燕物胡爲乎寒士之室

象牙抄舌銘

三十六城石固金剛吞噬惟欲物無彊梁不以少壯刺肥持梁迺在衰暮肉食菜腸未嚼先愁殘牙召殃有物孽牙如蔡于唐攻拔無策爪甲不强剔巢掠穴

賴茲舌長豁如搔癢快比砭盲請刻于骨佩我衣裳

上樑文

遺安堂重修上樑文

挽鹿共夫婦之行就他方而偕隱瞻烏愛丈人之屋葺故堂而重新僑居生顏隣里拭目惟我聘君元公身處紈綺志尚林樊抱柴桑歸田之圖服教訓於賢父歛長楊獻賦之手讓功名於乃兄故以駙馬之孫甘與麋鹿爲友璠戶璇榜非無沁水之樓臺蕙帷蘿窓偏愛商嶺之雲月遂於驪江屋揭扁之日特取鹿門翁釋耒之言時則多劉荊州勸仕之徒輒馳書而

相絕手不釋朱文公採錄之卷每顧名而參看高車駟馬之有憂笑一世滔滔皆是泰山磐石之爲固指百代繼繼相承惟高蹈旣符於前人伊遺風庶傳於來世嗟子淵之早卒誰識遜世之風標竟伯道之無兒永泯傳家之志業顧鹵姿東床之猥忝而往蹟左扉之畧傳公已歿十四年攀高節而永想地相去二百里望舊宅而遐翹不意他鄉流落之行乃在夫公栖遁之所庾信之故宅無主那免桷摧而棟傾仲蔚之遺居將墟徒見烟荒而草鞠環以十畝之廣孰非孔瘡歸然一堂之頽尤爲傷畫巾箱之手澤已壞風

雨震凌軒楣之額字空留粉墨剝落在他人尙云可涕矧細君當作何心以弱息而知堂構之規有懷先志忘綿力而營土木之事決意重修蓋平日有轉運之良故造次發指畫之妙捐麥糧於東畝多少不計於費功垂竹簾於南窓出入至親於董役舉感婦女之誠孝人或不召自來堪笑丈夫之疎迂余則仰成而已或涉東破而西補豈緣財力之未敷唯務冬燠而夏涼蓋遵制度之自有所以六七日之未過遽見十數楹之復完類崩城敗壁之形幾年荆榛之蕪沒斷改瓦易榱之手一朝松竹之茂苞登軒瞻牌峴之

瑩石碑突兀憑檻撫圭圃之躅
籥筮婆娑方喜輪奐之生輝
忽復風物之呈態北城之烟霞
東臺之雪月與起居而相通
八藪之獵火甘灘之風帆在指
顧而可得藥欄紅入時送馬巖
之飛花書帶翠分先得羊島之
芳草惟茲滿目佳麗之景亦爲
玩心高明之資知命不立巖墻
旣載安於旅寓有女能持門戶
庶底悅於公靈宜輟郢匠之斤
且聽張老之頌

兒郎偉拋樑東遊仙臺上日初紅
遙看巖際輕雲起玉磬應飄甕寺中

兒郎偉拋樑南校院弦歌隱碧楠
春秋釋菜傳香夕

栢峴青衿過兩三

兒郎偉拋樑西二陵松栢綵雲低
朝曛不斷祥和氣金翡俄消又紫霓

兒郎偉拋樑北有樓縹緲清江側
已歲君王停蹕地祇今猶耀丹青色

兒郎偉拋樑上頽瞰一州眼界曠
村閭撲地凡千戶蓋多漁笛與樵唱

兒郎偉拋樑下地本文明多賢者
禮義薰染自成俗文翁何處施政化

伏願上樑之後三災永息百福并臻
奴婢服勤分耕

織而趨事夫妻偕老樂綦縞而忘憂追岳丈之高風
冰玉媿德膺宅相之吉地芝蘭交輝志倦青雲夢不
到於洛水盟堅白鳥興自在於桐江雖羈旅生涯之
孔艱而室家樂事之永保

報恩縣司倉改建上樑文

伏以倉宇失翬飛之形歎民命之無係財力盡鳩僦
之道喜工役之告成一邑改觀千村洗鼎惟茲報恩
一縣湖左名邑峽裏別區扁額揭三山之名人豈無
烟火食者俎豆象五賢之德地非獨雲水鄉焉文翁
再剖符之能闡儒教寺廢馱白驪之跡安邑千樹棗

之得充王稅村無賣黃犢之吟顧知縣猥屬魯姿而
在官倏過周歲職自考工府如水樂此清閒術昧勾
漏令服砂奈多疾病乏異績於治邑雖自愧俸廩之
徒糜體 聖念於恤民粗能勉糶糴之惟謹是爲三
政中一事斗分必察乎毫釐非以一月內三巡葛封
每固其扁鏞不意花縣頽倉之患迺在麥嶺分糧之
餘東角久傾無賴一木之支廈下地本濕非關三夏
之垂霖在京而公兄之牒報委來還官則庫子之庭
訴迭入留庫之穀積外豈以漢太倉之相仍捧糶之
期在前宜急魯長府之改作括龜毛而殫自備之道

敢曰殘俸之捐營鳩工而因舊圮之墟遂決巨役之始勞心無間於勞力纔了刑獄之繕修去食爲後於去兵姑舍軍庫之頽落造瓦而潦雨彌月雖燔功之多艱伐材而川路成江幸筏運之無滯不惜私養山斫木邑風旣淳能趁官定日築泥僧習亦美老弱之民寡獨之戶悉免尙有來者如雲親信之校勤幹之吏咸趨幸得成之不日自天宇而至玄字復爲三十六間以新倉而列舊倉通儲一萬餘石徒見其豐草亂石始也基址荒涼倏成如比櫛崇墉今焉棟宇峻起鶉衣鵠頭之賴以全活仰哺斯存雀耗鼠縮之從

而永祛慢藏何患今無倉氏庫氏主倖之遞易雖頻自有門神戶神該吏之典守莫怠惟其苟完之術敢自比於前脩若夫繼作之方竊有望於來許茲效張老之奏曲爰助郢匠之揮斤

兒郎偉拋樑東俗離名嶽翠浮空出雲興雨多靈怪一境長資澤物功

兒郎偉拋樑南火嶺如流賈客驂奸藪元巖紛駟儉紫髯兵校物情探

兒郎偉拋樑西萍浦梧亭路不迷星火一張時過峴懷仁傳送上營題

兒郎偉拋樑北儉丹落脉雙龜側夜深嶺路村猶睡
國內昇平無盜賊

兒郎偉拋樑上太古封疆化日仰泉甘土美民無札
莫謂山嵐似海瘴

兒郎偉拋樑下十面分開桑柘野環堵蕭然碁置似
邵南耕讀多賢者

伏願上樑之後年穀屢登官民同樂廩亦有萬億
重宸推子惠之仁戶不下五千闔境絕庚呼之急是
謂迺倉而迺積庶期不騫而不崩

雜著

太僕馬

或問於余曰人可欺乎曰可欺也非獨一人可欺一
世之人皆可欺也昔有言市有虎者三至而聞者信
之今之人笑信者以爲市豈有虎雖十至吾則不信
也以余觀之笑之者其信之不待於三至而聞則怵
然遠走惟恐虎之來噬何以知其然也丁未春得除
初仕陞司僕寺主簿時余患瘡三年而凜然在床席
不得肅 命至月餘舉世之人無不聞俄而 東朝
上號稱慶設科之日士之立于 闕門之外者數千
也有一人曰某也乘太僕馬橫馳而入來吾見之也

又有一人曰某也乘太僕馬橫馳而入來吾見之也一人言之十人聞之十人言之百人聞之至於數千人莫不聞之以爲實然也及士之入于場則有一人曰某也坐某處吾見之也又有一人曰某也坐某處吾見之也向言乘太僕馬入來者信也世遂以余謂真有是矣夫虎橫行於白晝出山林而入城市者時有焉而余之太僕馬則必無於是日也然而數千人猶且信之今信其必無之馬則况時有之虎而何待於三言而後信之乎余故曰非獨一人可欺一世之人皆可欺也

土爐說

余家有小土爐二先王考暨先君子之所嘗用而以傳于余兄弟者余兄弟愛惜之如至寶以黃紙每歲一塗爐厚至數寸紙多於土塗故長新厚故能久或者笑之曰土爐非貴也而三世相傳君兄弟愛惜之又若此得無嗇乎余曰噫子不知是爐之爲可愛是我先德之所寓也昔我先王考隱居樂道結屋仁山下入則圖史而詩禮出則松竹而花卉韶顏白髮日携杖於堂宇園林之間先君子必以是二爐而隨之未嘗使伏火或絕奴二江者承意必買炭而繼續酪

醅清汁之溫茗茶之煑芋栗之煨先君子必手撥口
噓身自爲而奉進王考常臨爐而怡怡如也及侍疾
亦惟是二爐不捨天寒雪深夜坐爐邊炒藥或至於
達朝凡吾家所有盤盂筐篚壺榼甘旨滫瀡之器襦
簞衡席袂帚紙屨盥匜衣梳晨昏服事之具琴囊篆
函竹椅梅龕棕櫚杖花草硯三寅刀鹿角之枕鯨鬚
之箸飛白之簇山水之屏娛志悅顏之物孰非先君
子事親之具而至若終始隨身爲親側之用而忠養
色憂藹然孝思之可見於今者則多在於二爐余兄
弟孤露之後對是爐輒爲流涕顧何忍賤棄毀滅永

泯其所寓也夫范氏之墨帳韓氏之古几王氏之青
氈皆有所寓故子孫保守不替惟其所寓是寶則何
論於物之貴賤土亦可以與金玉齊也吾子乃以爐
之爲土而欲勿貴若如吾子之言則惟狻猊博山世
所稱寶爐然後方貴之而世其傳豈不亦陋矣乎或
者聞余言斂衽而起曰有是哉宜君兄弟之愛是爐
也吾今始知之矣非獨君兄弟君之子孫凡人之過
君家者知是爐之可愛則孝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
或者出遂爲之說

射說

金石錄 卷之八
余不喜射平日觀射者一童子而白虎亭也執弓者一弱冠而牙山縣也伊後三十年射未嘗經於眼而弓未嘗近於手或者曰射者六藝之一而君子之事也余曰六藝之五既不能學而君子之事奚獨射云乎哉記余在水部職閒無事諸僚集輒終日投壺爲樂余獨退坐居是職一朞有餘而手中無投壺之矢投壺雅戲且非力焉者而猶以其類於射故不爲嘗見士之帶弓矢爲射會者輒笑之曰射於士奚用無用而爲之害有用也及爲報恩縣監見政堂北坳下地微起若有壇墠之迹問之則前官所射處也余曰

前官能治民有暇而射爲乎蓋亦哂之也已酉之秋兵使行合操管下十二邑咸赴期會報恩亦與焉余以羽笠鞞袴馳進赴操翌日試射諸守令法也是朝十二守令又會于操場有軍校者進將施決拾問左手乎右手乎余曰手左右惟汝所欲也於是手弓腰矢趨入於將臺之下與諸守令耦立營將虞候守令之武者皆睨而笑及射盡射力挽弓弓不劈矢落于足且不能支屈兩肱橫左肱之橫擊左立人之右臂右肱之橫摩右立人之左臂左右迭相怒射罷以不中兵使馳 啓退出卽馳歸于縣心懣然不樂者數

日亟治壇墠之微者於北坳下設鵠于園取弓矢日出而射射之始固落落乎猶兵營之將臺也而益奮焉不撤明日而小勝又明日而大勝今日之三十步明日而五十步今日之五十步又明日而百步既至矣將中焉中之如步之日進則屢中屢中則無不中而射可以成矣邑中諸將校之環立射壇者日獻賀余曰向使余不困於操場射豈能百步乎成雖未及言而有成之理天下事有困而不激激而不爲爲而不成者乎余於治報恩亦困矣將以射之始不能而終能者反隅而推之於治縣也

書船人盧貴贊事

盧貴贊者驪州人不知自何來或言宰相家叛奴自京而逃以刺船爲業然素悖慢無賴以惡船人聞於沿江云一日載商賈發船向京師掠岸而過有措大短小髮半白骨羸葛衣而若不勝者背青襍手杖而立岸上呼曰願載我少歇老脚也貴贊面而指下渡曰待彼措大如其言循岸疾走惟恐其不及於船也氣喘喘至下渡立而待之貴贊及渡如不見也放船而下措大又呼之貴贊又指下渡措大又循岸走氣喘喘欲死倚杖而立下渡貴贊又如不見也放船而

金石錄 卷之八
下如是者三而貴贊卒無意載措大措大猶逐船行
睨視船去岸畧二十步措大少縮身一聲發剗倏身
已在船上舟中人大驚貴贊始俯伏請死措大不應
坐船之東頭解襪出小砲僅尺餘於是飽裝取火而
還坐東頭喝貴贊汝往坐彼西頭下正當吾面而跪
貴贊無一語退坐西頭之下惟睇視措大措大舉砲
正向貴贊眉額將放故爲持重貴贊面如土惟手合
向上口不絕死罪身亦不敢少動措大眼突如默視
良久瞥然放下聲在白日貴贊已倒舟中人皆知貴
贊死矣亦無敢言者措大徐納其小砲而還束之然

後就貴贊扼舉其項候氣息久而乃甦身無傷惟其
頭禿髻不知去處也措大曰泊船泊船措大下船登
岸之高而坐使貴贊下貴贊下又使伏貴贊伏又使
解下衣貴贊解下衣惟謹措大舉手中杖三打貴贊
之臀各異其處杖沒于肉不見杖出然後血始迸流
貴贊復絕而甦措大乃捋鬚厲聲謂貴贊曰汝不聞
公州錦江李沙工之說乎一日七渡人而七還渡無
倦色其人指江上山謂曰爾死必葬此沙工死葬其
處子孫大繁至今人往來錦江者輒指而語曰此李
沙工之墓也今吾兩足繭沙水泡起痛甚不得行

而不見載於汝夫不欲載則已矣三指下渡何其困我甚也且曰後勿復作惡如是吾故活汝誰當活汝乎貴贊叩頭稱恩德時有騎驢而過者若秀才年少見措大之治貴贊揖而前咤曰快哉是嘗困我于船者既載我而以計還下張帆跳去我步幾不及於試期及還遇於斗尾謀同行執之倒納水中是人能泅出沒若輕鳧示其無畏立於水而臂以辱我我憤無奈何者今先生治之小子疇昔之恥雪矣措大不答飄然向龍門山而去其步如飛貴贊昇歸家治療幾一歲餘始得差髮亦鬆然漸長然臀上有三痕色青

赤橫如蛇糾自是貴贊棄船業惰遊亦自鬱鬱不樂也後宰相家赦叛罪復往來京師如舊嘗夜行至鐘街上入屠肆醉出爲邏卒所獲貴贊踢邏卒傷胷衆邏卒齊縛之聞于大將時 國家夜禁申嚴大將捽貴贊入盛怒曰夜行固有禁况踢邏卒傷之是惡民必可殺將重杖見臀有三痕大將性惡蛇猶不欲見其似者付從事官而治之以是得少緩貴贊躲焉復歸驪州三年不敢出上流有絕巘壁立穹然而臨于江者曰白巖貴贊適往上流近巖處而徘徊有樵童走謂貴贊曰巖絕頂有大熊方睡肥其肉可飽百人

貴贊急棹船抵巖下因以手篙直上乘熊之睡熟盡力擊之熊大驚起拔巨石滾下因大鼓吻咆哮直向貴贊貴贊走熊逐之貴贊棹船至中流回見熊已在船尾貴贊又舉手篙擊之熊輒迎奪其篙折而擲之貴贊又以他篙擊之熊復又奪貴贊盡撤舟中之械無以繼之貴贊徒手立熊乃手攫船將覆之貴贊惶急欲避匿自恃其善泅翻身而入于水熊亦入于水是日江左右觀者如雲人與熊入水寂然無迹俄而去船處二里許波濤洶湧狀若龍戰少頃貴贊浮出乃尸也熊則出于淺處人立人莫敢近者熊徐徐向

砥平縣去後聞趨揖山中有熊爲獵砲所中死卽是熊云州中人金大潤爲余道之如此或言擊熊處卽馬巖而非白巖云

余曰余自居驪江船行亦數數未嘗見一船人肯載過客輒辭以風利不得泊往往有屈辱人是船人之習而如貴贊豈不甚者哉措大意古之隱君子類而居上游者歟以若神勇惜乎其小用也馮河暴虎聖人所戒如貴贊者何知聖訓其見死於熊宜哉雖然熊非死貴贊貴贊自取死以向者欺侮措大者觀之其惡甚安得善終諺曰爲惡不止死而後已其盧貴

錦石集 卷之八

贊之謂乎

錦石集卷之八

錦石集卷之九目錄

祭文

祭姊氏孺人金氏婦文

祭內舅石隱俞公文

祭伯嫂孺人金氏文

祭亡室文

祭外姑貞夫人尹氏文

祭伯氏近齋先生文

哀辭

金君聖文 在行 哀辭

錦石集 卷之九

目錄

金君謹之 晦根 哀辭

俞子異 漢馮 哀辭

錦石集卷之九目錄

錦石集卷之九

祭文

祭姊氏孺人金氏婦文

嗚呼姊氏何為而死也又何為而死於母氏之禫月也姊氏得疾以來備嘗痛楚今乃翛然化甘寢於長夜其有樂於斯乎姊氏失恃以後常欲無生今乃決然歸長侍於泉下其有樂於斯乎嗚呼上有大人哀老鰥居下有女兒年纔三歲姊氏亦必有顧戀而飲泣於冥冥嗚呼其可樂者誠可悲也已嗚呼吾兄弟三人準源為季以故事母氏之日尤短以所以事母

氏者移于姊氏姊氏益顧視憐愛使準源忘其無母
焉今忽邁然棄而去之嗚呼準源尚誰仰賴也準源
實自悲而不暇為姊氏悲焉

祭內舅石隱俞公文

維歲次癸巳四月己丑朔初二日庚寅甥姪潘南朴
準源以內舅石隱俞先生之柩啓鞠卜在越明日謹
具酒果薄奠哭訣于靈筵曰嗚呼先生卓犖偉人軒
軒其儀燁燁其神有蟠于霄鬱乎經綸發而為詩新
也非陳如彼邃谷有物盤陀雷斧以入鬼泣神呵劈
破其心忽聞金聲詩則然矣且喜麴生大酌長吟海

倒山冥儘其奇壯又自確精羣書咀嚼利義之關丈
夫守志有所必前士子持論掛露肺肝是公恒語蓋
見所存豈惟文章可賁斯世厥初發軔慨然經濟進
退消長尤所激昂抗直三司遂蹇不揚屢屈外邑專
而弗咸薄試儒長又抑而沉既畫銓步未煖沁席非
公不幸時運之極古之英賢蓋多不遇不知而然何
足嗟怪如公之賢不知則非 上褒精白人稱瑰奇
竟不大用余莫究斯尺木需樑連抱委壑血指汗顏
大匠手縮斂其傑氣老于杜門于石于社有車如懸
去歲拜公公有淚揮見公惻怛余亦歔歔彼嬉嬉者

孰知公心偉哉其節果由血忱人或平居慷慨大談
刀鋸湯鑊不啻其甘及乎到頭鮮不灰色孰如先生
凜乎自若譬彼千仞不仆于霆身與名全赫赫其榮
世多嫉公是逾不悅不悅何傷百世可質吾母兄弟
歸然公在余仰如母公亦余愛曰汝才敏篤則有用
汝詩之美盍勉適重間發名論開我蒙蔽情義孔摯
舅甥師弟今焉失公曷堪余涕昔公來醉皎霞楓葉
風流邈矣不可復接瞻彼木川鬱鬱松楸魂兮永歸
安乎其丘尙饗

祭伯嫂孺人金氏文

維歲次辛丑四月甲辰朔二十三日丙寅潘南朴準
源以伯嫂孺人安東金氏之捐背已閱一月愴徽華
之漸淪痛宗壺之已虛畧具餅果而奠于靈筵爲文
告哀曰嗚呼德耀高蹈敬姜達識古稱賢媛嫂必並
列孝源百行乃嫂天性一毫未盡心焉欲病洞洞屬
屬如將有失先妣之病嫂指是血先考之喪嫂哭而
絕承我宗祀以誠以潔亞裸是將咸中禮節事生事
死壹是以孝嗚呼嫂德寔有所自有祖仙源有叔苕
泉毓秀鍾美詩禮之門自在其室淑問孔彰歸我伯
氏以事尊章惟我父母王父王母咸曰賢哉是真冢

婦余時蒙幼尚記其語今焉嫂歿大家棟折三世之廟宗饋靡託舉室號哭聲若崩壁卽景錯愕遺恨絳結輿也之婚隔以半日送幣雲峴漏鼓三鳴孰謂臯復天未及明慘境罕世行路涕咽顧余深恫却有偏別自我孤露仰兄爲活連巷往來尚云其闊矧彼黃驪遠二百里窮而漂泊亦已三歲破屋濱江生理冷薄未暇自念念我兄獨雖云其獨有嫂在房嫂於我兄配耦其良樂道安貧繫伯氏志嫂心亦然允矣女士琴瑟以友峩洋在是冀饁之對朝夕中閨惟孔惟孟惟程惟朱暨我東方節義道學載揚載抃如疇于

醉膝跪耳傾輿也侍側有窺其門夕竈不烟載瞻其堂笑語有聞綦巾縞衣詩稱其賢兄有是樂庶送百年我憂之紆惟以是焉嫂今不在我兄始單此身遠離益知爲難其在于驪我心如何思之及此腸肚益摧嫂如有知亦必是悲余妻冬來嫂在呻委猶然懽笑喜其團聚今來噉噉玄木冥然日月無幾人事已遷介婦攸攝於禮則當事故牽迫又將浮江云謀酒食告訣而歸余因爲文亦以告哀廿載母事受恩則厚一觴而哭其可日報大聲長慟有淚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室文

維歲癸卯八月二十九日孺人原州元氏臯復于驪州寓舍今已十有八日而其夫朴準源尚無一言告哀者豈理也哉孺人臨絕之日余怪問其無所言孺人答曰至極之處豈容言爲余於孺人之死痛極悲至有不可以言說盡則彼此死生之際各以無言二字了之不亦可乎雖然余於平日凡有事未有不以語於孺人者今此孺人葬地之不得使余悲悶罔措至於夜不能寐而不以相聞則是以孺人爲無所知而絕之也余豈忍爲此且孺人之死於此鄉於余心

大有所滯恨者亟欲致詰於孺人則又安可以無言乎哉遂以九月十七日乙巳畧爲文而哭告曰嗚呼余與孺人來居于驪州者豈兔園爲農之計歟抑鹿門偕隱之志歟余於驪本無薄田可以勤力其中則初非爲爲農也余雖白首無成蓋嘗有當世之念孺人樂爲之助則亦非爲偕隱也夫如是則棄京師生長之村親戚之鄉而孑然寄寓於此者何也世言人再居於所生之宅必不吉孺人實生於是家下來之時人多爲憂而惟孺人素不喜巫卜凡世俗拘忌一切不屑孺人以婦人而如此則余以丈夫何可挽其

金石錄卷之九
行耶然居驪以後遇孺人有疾余輒心動一日孺人謂余曰前夜之夢見五個方笠懸於屋簷有一丈夫獨行於廳上余聞而愕然遂知是家爲孺人畢命之所而旋又解之於心曰若使孺人生五子而皆長成至於勝喪冠之時則孺人已老矣孺人之得壽可占於此不害爲吉夢孰謂纔生華也滿五子之數而孺人遽至於斯使此身踽踽於室中耶嗚呼悲夫外姑尹夫人無他子只有孺人孺人情勢蓋不可一日而離尹夫人也尹夫人以驪有舊宅已亥春遽決大歸之行則余與孺人之踵來其勢不得不然也有所謂

牌峴距所居不一里而近短碑之隱映而臨於西牖者卽外舅遺安堂衣履之藏也孺人日夕瞻依四時節祀手自備過入而侍尹夫人之側出而望遺安堂之墓依然有歸寧父母之意余以是爲孺人喜余亦姑且安之不意再昨歲尹夫人因事返京余與孺人竟未及歸余謂孺人曰驪是士大夫之鄉非我姻戚卽吾朋交也且其江山美麗風氣文明其於長養兒輩非他鄉貿貿之比設有緩急某也知義理某也有誠欵皆可倚仗仍居之可乎孺人曰諾於是借田種麥課婢拾綿大爲營產之計所寓屋舍年久毀頓外

堂之扁以遺安者卽外舅所嘗處孺人未忍見其夷而爲墟因今夏麥糧之稍裕決意改建內屋之棟傾桷摧者亦且漸次修葺圃之荒而闢焉藩之撤而植焉余嘗指東墻而戲語於人曰是夫人城也蓋謂孺人之親自董役也孺人之心可謂良苦而孺人則死矣如使孺人少延十年之命則家計成立庶幾有日夫豈以鄉居爲嫌而祇緣余之福薄使孺人而中途奄忽尙誰咎哉雖然使孺人初不來居於驪無犯世俗所忌則或可得以及不死也耶抑自有前定不可得以逃遁者存耶然則余之有滯恨而不釋然者謬耶

嗚呼客地遭變初終茫然衣服則幸有左扉之預爲治送其餘諸具惟以孺人之族鄉聲勢所藉人多顧念不違日限以余之貧窮羈旅孺人之死而得此豈曰有憾而獨於含斂之夕無人入見余以救病積瘁之餘精神不逮未免錯誤遺恨實多是則孺人或有以諒之而不余嗔也耶嗚呼痛矣孺人臨歿之前一日孺人再從弟元君果汝來坐孺人遽召而入語之曰吾死矣舅家先塋穴盡汝其葬我於吾父山下余時在傍瞪視孺人曰葬近先人吾之至願也他日各葬豈不可悲乎孺人瞿然默而不復語嗚呼余死之

日遷孺人墓浮江而西則帆一日可抵余之所葬而合祔夫豈有各葬之悲而余之爲是說者蓋慮主家之不許欲絕孺人之望於生時也雖然日下事力實無新占之勢且從今以後不知余之飄泊於何處則雖距茲十數里之地恐他日不免爲無主之墳無寧權葬於牌峴餘麓得有修護之路而亦免孤羈之憂此所以書懇於左扉者不專爲孺人之遺意也其情可謂絕悲而爲諸議之所沮事竟未諧此豈外姑之意也哉孺人以遺安翁之一塊肉而死無所歸則彼諸議之沮之者其果允合於天理人情耶吾知遺安

堂之靈必有所愍憐於冥冥之中而孺人之魂亦必有憾然而飲恨者矣於是捨而他求遍看州之近處而若有無主空閒之地則不踰禮月姑爲權厝以待來春返葬于先塋餘麓而已他無所圖嗚呼悲夫言豈止此而神思恟怳文不能成山積之懷留待他日可以盡吐出孺人勿以爲缺而姑先舉于茲觴也尙饗

祭外姑貞夫人尹氏文

維歲次乙卯十月戊寅朔卽外姑貞夫人尹氏大祥之月而初五日壬午其晡日也外甥通政大夫戶曹

參議朴準源身在 禁直使子宗慶謹奠時羞于靈
筵之前文以昭告曰嗚呼余處甥館四十年茲惟夫
人憂無一貽怡齊髡秦贅自笑落拓于墨于席以衣
以食有媿婦女丈夫誠阨黃驪之計俯首其聽薄田
餬口待余以耕渾室將下夫人先行大灘水淺舟觸
于石八日蓬窓幼穉啼哭余迂不變放浪水涯生計
之微反甚京師婚嫁疾病弱妻力殫竟死莫救旅居
益酸有髮如栗孰恤飢寒又復挈歸敦府之巷飽茲
栖屑余殆其病譬彼霜卉悴不復春女膺 揀選猥
結 國姻于賂有第有崇其閭亦有官食有肉有魚

遂奉夫人就養高堂終始母我鶴髮其長如曹大家
出入 遂禁宮人爭覩咸稱懿範曰于 孝宗是曾
孫婦 君王賜覲 恩賚隆厚聖歲 邦慶八域蹈
舞夫人及見乃在顛祝入賀 殿宮進抱 岐嶷是
在婦人爲榮也極昔余委禽未見聘君高風厚德尙
有耳聞駙馬爲祖布褐綺紈不有孟光疇偕伯鸞質
直勤儉助政丘樊人有勸仕矢志鹿門噫其無子有
安誰遺長公淚許死託在紙時移禮變有掣莫定夫
人籲天倫紀遂正謂公食報理又乖舛佳孫忽天其
母繼殞老人大憾病以喪發余限 禁扃未親藥物

金石錄 卷之九
因事一省大陵之晨若諦我面嚙語諄諄心知大訣
亦莫留視寓舍臯復雪岡同祔一委阿慶余則行路
我活誰德而至斯愬八旬無五亦云大耋盡未亡責
藉手下從大江在眼鬱彼蓮峰靈聚故宅載歌載嘯
有來金坪宛其嗟笑在夫人身抑又奚悲顧余餘生
虛廓無依到家彷徨如失母兒筵几將撤晬日在即
觴豆之設異乎壽酌淚其傾河奈莫躬將惟有蕪辭
一幅哀腸余於夫人其止是歟尊靈垂諒庶幾歆余
嗚呼哀哉尙饗

祭伯氏近齋先生文

維歲次辛酉正月戊寅朔十七日甲午卽我伯氏近
齋先生大祥也舍弟準源尙闕酌侑而今焉三年將
終靈几當撤慟情理之多缺愴德誨之永闕茲敢忍
淚綴辭用前四日庚寅畧具觴豆敬祭于筵前讀而
告哀曰嗚呼兄弟至愛也兄弟而只二人又至愛也
只二人爲兄弟而年各踰六旬白首相對又至愛也
而誘之掖之薰之陶之兄弟而爲師生此又世間之
至樂也以三至愛又兼一至樂則吾兄弟豈可先後
死雖一日抱此半體之痛哉嗚呼昔我家在北山下
崇臺名園花木翳然時王父母無恙父母懽侍吾兄

金石錄 卷之九
弟左右膝下一姊嗟笑于其間世以多福稱之先君子嘗顧謂先妣曰吾家兩世皆無兄弟至于余幸有二子開發教誨在余而養育成長豈不在於君歟吾兄弟雖幼亦知斯言之爲可悲而益相愛也既而王父母下世先妣棄背金姊亦隨而逝不復有前日之事惟吾兄弟奉先君子定省之暇惟讀書爲事兄敎弟學蓋未嘗頃刻離捨余時走入園中摘栗啖先生先生亦怡怡也惟我先君子有文章而晚就蔭塗癸未始宦遊湖關吾兄弟自此多相離時黃鶴之樓練光之亭巫山之峰朴淵之瀑弟不在焉鷄龍之山拱

北之樓麻谷之寺扶蘇之城錦江之舟兄不在焉牙詩和杜之後不復相會會亦不得久甲午先君子下世後吾兄弟孤露且窮余遂載妻子浮江下黃驪因落落如各相天涯後四年哭丘嫂于京又三年哭室人于驪吾兄弟窮益甚余時以舟來省先生歡然忘饑餓丁未余得除三山邀先生賞俗離楓葉余又適有病不能從其後先生又獨入金剛臨滄海觀日月之出歸而嘆曰恨不與吾弟共此壯觀乃以余少時夢金剛詩謂之讖若此者皆吾兄弟晚年分張之跡也噫余於先生年齒差五歲衰象日漸比并謂不可

久相離欲謀一丘壑爲老境團聚是又先生志也歲
庚戌 嘉順宮誕生今 上余承保護之 命處
禁中已十年而一年之間省于先生僅十數每問
元子起居講學未嘗出一言及朝廷事相對惟切磋
講磨雖卒乍間壘篋湛樂之意至老不衰今乃奄成
大訣再期已迫二十五日七月七日余其半身而
無非痛也痛而一日而不可堪者又二十五日七百
五十日而猶且生甚矣余之頑也嗚呼余之所學於
先生者凡三變而總角而詩曰機曰雲弱冠而文曰
軾曰轍三十而願學曰明道曰伊川然先生聰明而

余昏鈍先生純粹而余駁雜先生精密而余粗疎先
生剛毅而余懦弱先生嚴正而余巽軟先生刻苦奮
勵而余惰緩悠泛先生行古道自期以第一等而余
則落下第幾等堂室闔奧邈乎其不可窺也噫余見
先生蓋自幼少時曰道學曰文章曰節義此三者每
不絕於口而語及懷尼是非辛壬忠逆春秋大義則
未嘗不激昂慷慨至於流涕長者異之或反其意而
試之則先生輒聲色愈厲言議益峻長者不能屈旣
篤志于學早廢舉子業而每見余功令文字輒皺眉
苟使余早知無成豈不棄舉業專心於先生教訓終

聞聖賢之大道而顧乃碌碌而止是豈先生之意乎
余之負先生多矣今雖欲悔之其可及哉其可及哉
嗚呼痛矣先生逝矣斯文喪矣吾道孤矣賢者未必
用於世而有德者未必享期頤之壽矣所謂天者不
可測而所謂理者亦不可知矣舉世靡靡高不可蹈
歟衆人姣姣素不可守歟何彼之揚揚而此之寂寂
也此豈非先生之命之窮歟於先生何損焉嗚呼痛
矣昨年先生歿今年 先王賓天此何事也此何事
也顧今 主上冲年嗣服國勢孤危處至昵之地值
極艱之會孰不爲之凜然而先生其無憂歎於冥冥

之中歟輔導 聖學扶護善類爲今日急務而周公
在前召公在後今有其人歟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
國勢於泰山磐石者今有其人歟炳丹田氣海使血
脉萃合於一身者今有其人歟嗚呼心有疑而誰質
事有難而誰問歟文有晦而孰講禮有變而孰正歟
嗚呼痛矣嗚呼痛矣先生於道學文章蓋已兼之而
將作之不仕處窮而見志宮僚之不就違 命而守
義向非我 先王淵衷有一部春秋則先生其可免
大戾乎此可與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言也嗚呼先
生素清羸善病周甲之日余以程夫子四十浸盛之

說序而壽之乃今得年止於歐陽子是亦不可謂不壽然在先生則不足蓋先生志業無窮有許多未卒者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最所遺恨在此爾縱不能享以百歲少進程子之年則於先生豈其豐哉而乃反嗇之天又何意也嗚呼痛矣先生嘗言先山穴盡必葬我於環楊山三十里地今不能奉承遺志則此亦余之負先生也果山與楊山相距百里而遠雖曰魂氣無所不之豈若松楸互接丘壟相望者乎然而翊也一抔土在傍若朝夕侍坐此或可以有慰也歟抑果山非完襄而嫂氏之墓又有水患方欲力

求吉地遷兩墓而合祔此計終有成耶其不成耶噫先生以未見先世馳贈爲恨去年秋余陞正卿再贈先考爲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先王考爲嘉善大夫吏曹參判曾王考爲通政大夫吏曹參議已又擢判金吾加 贈先考議政府左贊成先王考吏曹判書曾王考吏曹參判先生其知之歟其不知歟嗚呼先世文獻之未及承先生命者惟余未死之前與輿也謀所以次第校勘而自遭 國家禍變腸腑潰裂神魄遁喪繼又長子婦死公私悲痛未遑及此先生遺稿輿方繕寫已託蒼下子校選而至若經劄禮說將

金石錄 卷之九
誰託之歟待其全稿就成而入梓早晚未可知是亦
可悲也已爲同氣而哭爲斯文而慟竭此聲淚豈非
淵翁祭農巖先生語歟余於今日亦云庶先生之冥
會焉嗚呼哀哉尙饗

哀辭

金君聖文

在行 哀辭

姑夫通川郡守金公有才子曰在行聖文其字也君
生而有美質額聳而眉清顏貌白而目熒然有彩自
七八歲已能作古詩往往有驚人語通川公年五十
始得君愛重之忒甚君又清羸多病父母心凜然若

不保蓋亦教之而不甚督有病則設博奕投壺畫圖
花木禽獸凡可玩賞而娛其心者羅列于前而君顧
不喜輒取架上書披閱爲樂見者咸異之旣冠出遊
泮庠所作多見賞於主司者通川公每出以示人喜
形于色然余未嘗見君屬文一日余入泮試君隨至
終日端坐寂然若不思已而解衣側坐使從者執燭
卽舉筆揮寫才氣勃勃若風驟雨至傍若無人觀者
如堵牆皆嘖嘖謂之瑞物君時年十五六雖余之知
君亦不意其才之至於此間又游關東山水登叢石
望日月之出歸而才思驟長駸駸乎追武古人而忽

嬰奇疾越二年而死嗚呼惜哉君安東人文正公清陰先生之後領議政退憂公之曾孫也君生於清陰先生回甲之年通川公命小字而志之且其天資特異文藝夙成有可以振家聲而需世用人皆期其遠到而今忽天死闕而不遂豐於才而嗇於命豈不惜哉君性又孝自幼嬉戲未嘗離父母側父母有疾憂見於色待長者甚恭與朋友遊口不出鄙俚語安靜祥善絕無浮夸愷忌之心其所得於天者又豈獨文詞乎而顧掩翳沉泯未及有見於世則千載之下孰知有聖文也君死之前四十日而通川公卒公既殯

而我姑母又卒君又無子而歿而金氏之祀遂絕嗚呼又何酷也君無兄弟與余爲內外兄弟且以余一日之長而粗嘗好文詞必欲與之相追隨相資益及其長好我愈篤有作輒出示余其有善有不善余未嘗不告之以誠獎許而興起之方且觀其成就相與倚重而聖文其死矣嗚呼悲夫君之所著述當不下數百篇而變故蒼黃其存亡未可知也方囑君之族人仲則收取繕寫圖所以傳示來後而此亦不足以知君也故余作辭以見君之槩仍念凡人之死也親戚故舊有爲之辭者則必遺其父母若兄弟以慰夫

深哀永傷而於聖文無有是焉則又將孰遺而孰示之耶惟以抒吾悲而已辭曰

東有巨海兮昆侖無窮浪漚泡沫兮起滅其中居斯世而亦然兮孰爲生而孰爲死况昔豪士之達觀兮謂莫壽乎殤子譬往還於宵晝兮又孰悲喜而啼笑然余心之悲若人兮尸時日而不忘氣清而才美兮奄青春而離殃被錦繡而晦彩兮襲蘭玉而未彰若彼鳳雛之將成文兮羽毛忽其摧傷又若奇花異草之方發生兮慘風霜之隕折皎皎其容英英其質而不可復接兮竟泉壤而埋沒身既死而魂在兮廓周

流乎四方瞻宇宙之茫茫兮夙所好而相羊結木蘭而汎彼兮指扶桑而爲期涉蒼龍之窟宅兮拊朝暾而遨嬉登汗漫而薄空明兮駕靈鷄而蹠蹠諒平生之所止兮魂於斯而千年而不然其上征兮謁玉皇而成仙抑平丘之山八柏鬱鬱兮隨父母其長懽然哀彼孀之號哭兮欲心從而焉可得閉空宅而無主兮求螟蛉於深谷雖無子而有子兮庶彷彿其典刑余作誄而寫哀兮慰君魂於冥冥

金君謹之 晦根 哀辭

余友金君謹之得疾一日卒于楓溪之舊宅余聞卽

馳往哭之越翌日謹之大人處士公自松湖入臨余
往弔之公新經澗臯公喪泣血三年鬚髮盡白而又
遭謹之之喪斬焉衰服望之凜然公泣曰六年荐禍
世豈有乎指室中硯几書帙又泣曰是皆吾兒遺跡
吾雖欲忘之得乎往丁餘日謹之之柩將鞫歸松湖
余又往哭時處士公文哭君而君之季父堤川公
抱君之孤兒坐房中兒方五歲聞讀文聲曰是誰讀
書也聞哭聲而曰是何聲也堤川公無以應唯飲淚
而已嗚呼謹之之死一何其悲也往余居楓溪與謹
之家屋角相接余始與謹之相識謹之從弟成之亦

與余友善三人日與之往來馳逐成之文華夙就甚
有名譽謹之亦喜爲文而過自晦匿故人未有深知
謹之者後數年余移家出北里而謹之家亦大歸于
安山卽松湖也不復往來殆十年而謹之之名稍稍
聞於儕友間余知謹之其間益肆力於文比往時大
進實有所不能自掩者矣今秋謹之中監試解人皆
曰明春必捷司馬余亦喜甚一日成之來訪余余語
及謹之而明曰謹之之訃至嗚呼人事之不可測有
如是耶謹之爲人俊潔有風標而性孝友其妹生數
歲而病死舉家謂已死無奈何矣謹之獨不離其側

手自灸臍汗流透衣而不出戶者凡數日妹復生今年春赴增廣東京將入試圍而聞處士公有微恙謹之卽上馬詣八境挽之謹之不顧馳還松湖處士公素以學問行誼爲世所推若使謹之假之以年益搆染於家庭則必將世襲其美名顯當世而不幸短命死嗚呼豈不惜哉辭

眉疎目炯兮額廣口方步凝而矩兮語緩而良矯乎其秀兮頎然其長美哉儀容兮玉潔蘭芳今不可見兮永闕其光冰雪漫路兮丹旆悠揚湖水滌滌兮湖山鬱蒼身雖其死兮魂兮不藏曰篤老反兮跬步不

忘死猶其然兮父母之傍顏貌皎皎兮笑言琅琅如聞如和兮在彼室堂幽明不隔兮一理孔章其如是兮存也非亡願爾父母兮而勿永傷

俞子異

漢馮

哀辭

余與子異二人而並二己未年之甲也異姓而同祖高祖戚之近也爲家也共負仁山居之隣也應舉而各主經義業之似也又壯而皆稱幼學窮之類也子異美容余貌侵二異虛懷余心隘子異流動余苦淡子異善言語分記子異多當世交遊余若處子以所同較所異多少均然而余與子異之好不以其所同

而有所異而有損乃在同異之外而別有所相取者存夫設機巧以利於已世之所好也而子異無之矜技能以沾於時人之所尚也而余無之此其所以愛好之篤相視如骨肉子異之名馮故余呼以大樹將軍余之名年故子異呼以寇萊公後余與子異出北洞散居于西南遂落落不相合一日子異訪余於三清之洞宿焉謂余曰刺繡紋不如倚市門今之倚市門者多子獨刺繡紋何也欲衣繡而夜行者乎蓋子異意余窮而有悔故爲是言而試之余笑而不答已而云云余往哭甚慟欲爲文誄之而

未果倏焉爲十二年云云余奔走江湖門與子異苦相忘者云云余在報恩縣齋夜臥念舊遊云云言子異死余終無一誄則是終忘子異也可乎遂蹶然而起呼燭書之其辭僅百餘字夫追述於十年之後而文亦甚少顧何以盡云云情然余之不忘子異之意則在是矣時夜深皎月入軒落葉滿庭恍如三清對話之宵是尤可悲也已許曰

楊州之山荒蕪而衰草者學生之墳公此前日之大樹將軍報恩之縣白頭而墨綬者太守之躬兮此前日之寇萊公其得失榮悴之無甚相懸兮夫孰云生

者可羨死者可憐吾欲假官酒數斗與子異痛飲如
心臺玉洞之卯醉花酣兮魂不至兮奈何惟茲短誅
之悽悲兮守公清於無涯

錦石集卷之九

